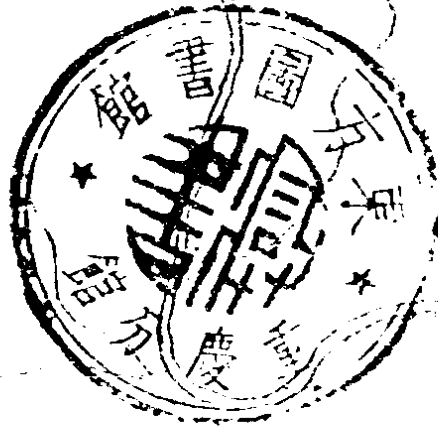


黃河文叢

權花之歌

陽翰笙著



黃河圖書局印行

書叢藝文河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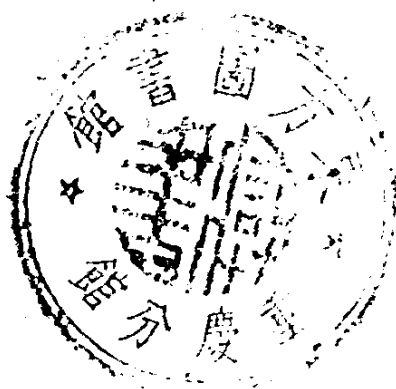
編主閣清趙

歌之花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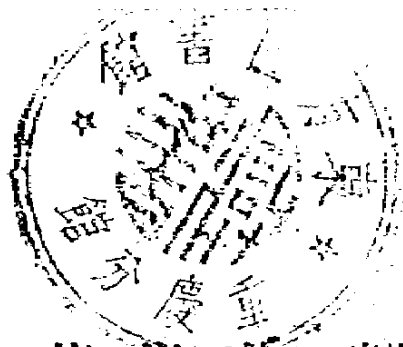
著笙翰陽



3 0614 4000 8



行發局書河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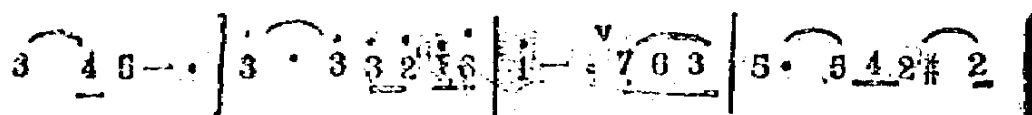


C調 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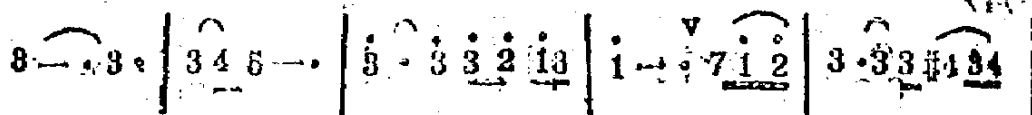
落花岩

李光珠詞
梁田貞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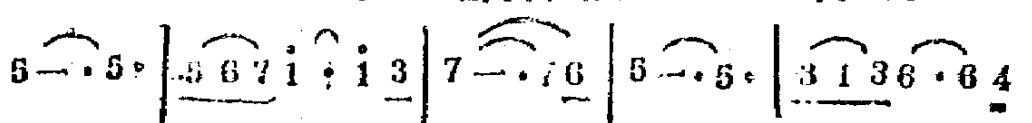
新朝鮮歌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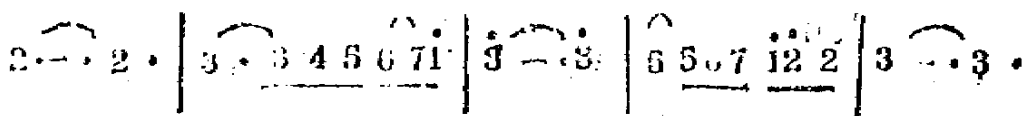
夕陽斜照在堤邊，
 靜洗水靜流，
 七百年古都灰燼，
 荒涼廢墟，
 深夜裏彷彿從殘壁見，
 水波里哀哀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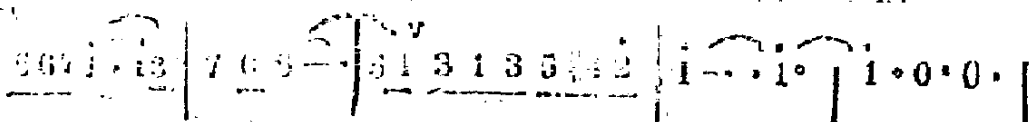
過，
 上，
 聲，
 柳絮輕飛的地方，
 春天綠油油的草地，
 誰料花卸宮女門，
 是落花依樹，
 青齊殉。



岩，
 背，
 間，
 敬童愉快地在，
 往那與煌(的)宮殿，
 在殘涼流水中，
 吹奏楊柳，
 如今在何處，
 飽游的賜羅。



值，
 高，
 得，
 價值的我唱，
 宮裏的人兒唱，
 那兒光溜了唱，
 却為它斷了腸，
 往那兒去了，
 悲痛的亡國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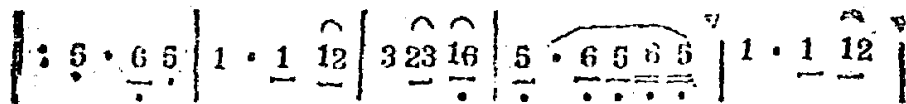


落花岩，
 落花岩，
 落花岩，
 落花岩，
 你怎麼不說話。
 你怎麼不說話。
 你怎麼不說話。
 你怎麼不說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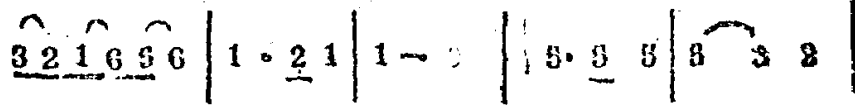
G 調 4/4

阿里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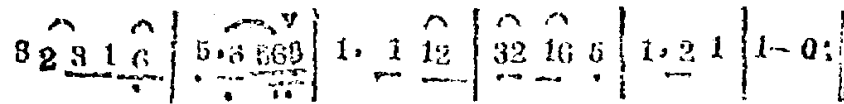
朝鮮民歌



(齊) 阿里郎，阿里郎， arari o 阿里郎，



阿里山，要翻過呀！ (獨) 青青的天 空，
 門前的 泥土，
 彌蒙了 綠 帶，
 阿里郎 是 個，
 樸實的 酒 袋，
 初更的 杜 鵑，
 三角山 貓 兒，



星星 兒 多， 我們的 生活 苦 難 得，
 被 搶 去 呀！ 到 處 的 流 浪 苦 難 得，
 忍 着 飢 餓， 阿 里 郎 山 嶺 哪 兒 翻 過，
 什 麼 山 啊！ 翻 過 來 翻 過 去 翻 過 這，
 斷 絕 誰 多？ 不 平 誰 人 借 問 誰 來 例，
 抽 出 了 牙， 一 枝 先 發 了 刺 槍 花！
 飛 去 飛 來， 只 要 有 決 心 哪 何 事 不 成！

全劇人物

崔老太太 五十多歲。

崔權光 她的第三子，二十五六歲。

崔權輝 她的第四子，十六七歲。

朴韻玉 權光妻，二十歲。

李蘭秀 權輝愛人，十六七歲。

金南鎮 二十七八歲。

李永壽 蘭秀父親，四十六七歲。

尹重道 牧師，六十多歲。

法能 和尚，六十多歲。

李思邦 青年，二十多歲。

安大嫂 農婦三十多歲。

趙三嫂 農婦三十多歲。

韓警甲 三十多歲。

韓上三郎 日憲兵小隊長。

鐵花之歌

獄囚甲、乙、丙、丁……
日兵甲、乙、丙、丁……

854.63
398-14
3

第一幕

人

崔老太太

崔僅光

崔謹輝

朴韻玉

李蘭秀

金南鎮

時

一九一八年，九月下旬。

景

韓京崔宅的後花園中。

植花之歐

左邊是崔宅後部寬大的迴廊，廊前繞着短欄，有門可通前院，廊後有高大的古柳一株，柳枝打斜的伸向園中，隨着微風，很輕煖的不時在空中飄拂。

右邊橫着一大座假山，繞過山後，有小徑可通園中後門，山側挺立着的幾株檜樹，已經漸漸的凋殘了，枝頭的黃葉，有時經不起秋風的擺撼，也一張一張很寂寞的搖落下來。

中間是一片草坪，坪上栽着幾叢秋菊，後面圍着一帶高牆，牆內偏左有翠竹數竿，園外遠處，巖然的聳立着北岳山的山影。

是一個涼秋九月的黃昏時分。

夕陽的餘光，穿過柳枝，斜斜的照射着園中的草地，這時崔橫光的新婚少婦朴謂玉正蹲下半身在修整着園中的菊葉，從遠處看去，她大約有二十左右的年紀，瘦瘦的身材穿着一襲純白色的長衣，她蹲身在紅黃白綠相間着的菊叢中，斜陽的殘輝落在她眼前的花枝上，映射在她靈秀的眉宇間，她彷彿渾身上下都沉浸在清芬裏似的，更把她渲染得異常的溫柔，秀美，而又清麗。

她一而在工作，一而又在欣賞，一而又在欣賞，一而又在低低的吟唱（她唱的是首淒豔動人的「落花詞」）。她來回的在園中工作着，吟唱着，她似乎已經沉醉在她眼前的風光中去了。

這時崔老太太從後園門中走進來了。

崔老太太約有五十六歲的年紀，她的頭髮雖已斑白，身體却還算健康，也許這十多年來病痛憂思的原故吧，她的臉上却常籠罩着一抹深愁，眼裏也像深深的蘊藏得有一層隱恨，她很鬱憤、很陰沉、彷彿有一種血毒般的深仇，常常都在啃啮着她的心，樣子。她是一個天道教的信徒，她不信上帝，不拜偶像，是一個虔誠的，「人乃天主養者」。

她帶着滿臉的憂愁走進了園中，她一聽見了韻玉，好像忽然想起了什麼似的，她走近了韻玉的身邊，輕輕的叫了她一聲。

崔老太太：韻玉！

朴韻玉：（這時才看見，忙笑應）啊，姑媽！您回來了。

崔：（忽問）權光呢？

玉：出去了。

崔：（半自語地）哦，他又出去了！（忽又嚴重地）跟誰一道？是不是又跟金南鎮？

玉：不，他一個人去的，他說：一會兒就回來的呢。

崔：他一天到晚東奔西跑的，你可知道他在外邊忙些什麼？

玉：不知道。

崔 他沒有告訴過你？

玉 沒有。

崔 你也沒有說給他？

玉 (頭低了下去) 我……

崔 你是不敢？

玉 (頭低不語)……

崔 還是不大好意思？

玉 (依然不語)……

崔 (微微有暗焦急) 可又不便過份責怒) 哦，韻玉！你這人真太好了！你怎麼連你自己的丈夫你都不管一管呢？像積光那樣一條野馬，你都不給他套上韁轡，你不怕他在外邊闖禍麼？

玉 (柔聲地) 姑媽！我怎麼好管他呢！

崔 管不好管，勸他好勸他。

玉 是的，我是應該勸勸他的，不過，各人有各人的志趣，積光高興在外邊幹什麼，我

看，就讓他去幹什麼罷，只要他有他的事，我有我的事，不就長好了麼！

崔 (焦急) 唉，韻玉！你可不知道外邊是怎麼樣的一種情形哪！

玉（驚問）外邊的情形怎麼樣？

崔 風聲緊得很呀！

玉（一驚）哦！

崔（變色地）我剛才在外邊聽到許多人對我說，最近總督府又頒了許多法令呢！

玉 可又是什麼樣的法令？

崔 我一時也鬧不清楚，不過聽人家說，這幾天來，外邊又常常都在捕人、關人、槍斃人呢！

玉 唉！

崔（憂慮地）所以，我很擔心，我生怕……

玉（接過去）你是怕權光會在外邊鬧什麼亂子？

崔（點頭）唔。

玉（輕輕）您放心吧，姑媽！我想他不會的。

崔（搖頭）唉，你不知道，權光跟權輝這兩個孩子，也跟他死了的兩個哥哥一樣，志大心大，我真替他們擔心得很呀！

玉（再慰之）姑媽！您放心！輝弟還是一個大小孩子呢！

崔（不十分同意）唔，你別看權輝年紀很小，可他的心却已經不小了啦！（忽然想起

玉 (對了，橫輝呢？)(高叫)橫輝！橫輝！(轉問玉)橫輝也出去了麼？

玉 沒有，剛才還聽他一個人關在房裏唸書哪。

崔 (不大相信)他會一個人關在房裏唸書嗎？

玉 真的，他是在唸書。

崔 唔，那就好了，那就好了。(忽又問)啊，他今天穿的衣服還厚吧？

玉 穿得很厚，姑媽！您放心！我會照料他的。

崔 秋天快完了，我怕他傷風呢！(順手摸摸玉身)你也應該多穿一點啦，要知道，一個人病倒了，可也就麻煩了。

玉 是的，姑媽！您也快進去吧，這裏風大呢。

崔 好，回頭樁光回來了，你叫他就來看看我。(欲行又止)啊，韻玉你別忘記，你也得多幫我勸勸他呀！你要他不要在外邊亂跑，別要跟着他那羣朋友到處去亂吹亂說！

玉 (有點怕感)噢！

崔 你要懂得，不是我不願意他交朋友，現在外邊的情形實在太危險了！你想，自從你姑爹去世以後，我好不容易才把他們弟兄四個撫養成成人，可是，現在却只剩下他們兩個了，你叫我怎麼能夠不擔心他們呢！

玉 (忙慰之)好，姑媽！您放心吧！我一定勸他。

崔 (放心地) 那就好了，我想，你們是新婚夫婦，你說的話，崔光是容易聽進去的，所以從今天起，家裏大大小小的事情，你都儘可以別管了，你只要能夠想法子把崔光勸得轉來，那你也就算對我盡了最大的孝道了。(難過地) 啊，留玉！我這個做母親的人的心，你可懂嗎？

玉 (感動地) 姑媽！您的心，我懂，我懂。

崔老太太走去緊握玉手，很感激的注視着她，良久，才折身欲走。

這時，崔權輝穿着一身學生裝，拿着一本日文書，連蹦帶跳的却從門內走出來了。他大約有十六七歲的年紀，聰明，活潑，熱情，純潔；彷彿渾身上下都充滿着一種蓬勃生動的朝氣。他低頭看着書本，似乎沒有看見他那驚退在一旁去了的嫂嫂和母親，他憤然的唸了幾句日文，忽然揚起聲音，便大罵了起來。

輝 (怒罵) 什麼「神明的天皇」？什麼「偉大的日本帝國」？狗屁狗屁！都是強盜！強盜！十惡不赦的強盜！

崔 (大嚇) 權輝！

玉 (向四面驚顧急止之) 權輝！你小聲點！

這時權輝才看到了她們，他連忙奔跳過去。

輝 (笑着) 啊，媽媽跟嫂嫂都在這兒，我還沒有看見呢。

崔 (氣問) 你剛才在罵些什麼？

輝 啊，媽！這兩天我心裏很難過！

玉 (關心地) 為什麼呢？

輝 (憤然) 媽媽，我信是聰明人，我回看我們的文字，我們有我們的語言，我們為什麼要讀日文呢？日文當然是我們的國文，且語言與我們的國語呢！(氣憤憤的將手中的日文書一丟) 啊，你信是聰明人！你信是聰明人！我可不要讀了！我可不要看了！

玉 (驚訝，急止) 輝弟！你今天怎麼啦！

崔 (驚訝，急責問地) 哎呀，你什麼時候也學會這樣的腔調了？是誰教你說的？你說：是誰教你說的？

輝 媽！像這樣的話也用得着人教嗎？

崔 (氣) 我不管，像這種話，你以後給我少說點。(忙又加重語氣) 啊，不，你以後簡直就不准再說！

輝 為什麼不該說呢？

崔 哼，你還要問為什麼？

玉 (婉婉) 輝弟！你不怕媽生氣麼？

輝 (痛苦地) 啊，媽，我這幾天在學校裏真悶死了！您沒有聽見我們那個日本學生嗎？

一聽見了崔的担心的神色，忙又將話壓壓低低。他簡直就像一個吃人的魔鬼樣的，一天到晚把我們罵到東又罵到西。啊，媽！那種日子，您想，我過得多難受啊！

崔（嘆氣）唉，這打可有什麼辦法呢！

輝（稚氣地）可您總得讓我說說，我心裏才痛快呀！

崔（小聲地）您可知道那樣的話是不好亂說的嗎？

輝在這裏說說又有什麼關係呢？

崔哼，沒有什麼關係，要是被那些壞人聽到了，那可還了得！

輝（潑野地）狗呀，媽！您老人家怎麼這樣擔心啊！這兒哪會有壞人？我請問：您是壞人嗎？媳婦是壞人嗎？（笑）喝喝，您這不是在自擔心思麼？

崔（忍不住微微的笑了，轉對玉）啊，韻玉！你聽他那張快嘴！

玉（羨慕感佩）是啦，我說姑媽！您儘管放心吧，輝弟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他是會看地方說話的。

輝（乘機拍拍母肩）媽！您看，嫂嫂多恭維我，您就……

崔（笑罵）躲開！不要來纏着我，我還有事……（轉對玉，正色地）回頭李永壽要來看我的，如果權光回來了，還是先別讓他進來。

玉李永壽？

崔 就是那個東洋拓植會社裏當什麼主任的，這個老東西一上門，准就有大麻煩，依我的脾氣，我真不想見他！我現在先到客廳裏去了。（走了幾步，忽又停腳輕呼）
輝！你過來！

（橫顧莫名其妙地走了過去，崔老太太很留神的摸了摸他身上穿的衣服。）

玉 （忍不住笑了）啊，姑媽！您放心！衣服不薄。
崔老太太一笑而去。

輝 （忽很焦急地）啊，嫂嫂！這怎麼辦？

玉 （奇怪）什麼事呀？

輝 你沒有聽到媽媽說：李永壽就要來嗎？

玉 來就來，那有什麼關係呢？

輝 （急）沒有關係！你可忘了，李永壽就是蘭秀的爸爸？

玉 （苦思）蘭秀的爸爸？（忽然想起）啊，是的，是的，我記起來了。是蘭秀的爸爸，真是蘭秀的爸爸，（懷疑地）對啦，他今天要到我們這裏來幹什麼呢？

輝 （驚疑地）該不是爲了蘭秀吧！

玉 他可知道你們偷偷的常在往來？

輝 （焦急萬分）說不定，也許知道，可是，今天……今天怎麼辦呢？

玉 (不解) 今天？今天怎麼了？

輝 今天蘭秀也要來呀！

玉 哦，蘭秀也要來！可是你們約好了的？

輝 (不大好意思) 不是我約她的，是她對我說的，她說：她想乘她的爸爸不在家的時候，她今天要來看看你。

玉 (微微的一笑) 看我？哈哈，輝弟！你就別繞灣了吧！我看她是……

輝 (着急) 嫂嫂！你別開玩笑！一會兒她就要來了，他爸爸也就要來了，萬一他們兩個人碰上了，你說，怎麼辦呢？怎麼辦呢？(權輝很焦急的望了望後門)

玉 (微笑) 你別着急！別着急！她可是說好了要從後門來的？
唔。

隱聞園外有叩門聲。

玉 (驚) 噫，你聽！有人在敲門。

輝 (又驚喜又着急) 啊，是她來了呀！

權輝來回的在園中跑了幾步，韻玉微笑着做了一個手式叫他去開門，權輝臉紅紅的
笑了一笑，一下就奔到門邊去了。門開，高視闊步的跨進門來的，却是李蘭秀的爸爸
——李永壽。

這可把他們都驚着了。

輝（一驚）啊，李，李老先生。

李永壽（一進門來便向四面打量）唔，這就是你們家的後院？唔，地方到不錯，相當大。（見玉，却不招呼）你媽媽呢？

輝 在客廳裏等您。

權輝對玉指了指後門，忙和她做手式。

李（架子十足）從哪走？
我陪您進去。

權光一面走，一面却又在對玉做手式，無意中，李永壽却把他的手式瞧見了，他只好很窘的連忙走進屋裏去。

溜玉望着他們走進屋去的身影，微微的嘆了一口氣。

這時李爾芬却急急圍門中走進來了，她大約有十六七歲的年紀，是京地女子高等普通學校的學生，她長得很優美，從她的身材，體態，和容顏看起來，真是剛健婀娜而又十分的美麗；她生長在一個頑固守舊的家庭裏，因此新的時代和舊的環境，都在她的性情上引起了極深刻的反映，她一方面很勇敢，很激情，但另一方面却總又不敢違逆多少帶有點兒高傲，傷感，和矜持；她有一種渴求自由解放的朦朧的思想，多少有

點像中國五四時代開始覺醒了的一個新女性。

李蘭秀：（邊看邊走，發現了韻玉，輕聲地）韻玉！

玉：（歡喜）啊，你來了啦，你再不來，可真要把權輝急死了！

秀：你瞧，我一來你就開玩笑！真的，權輝呢？

玉：他陪你爸爸進去了。

秀：（一驚）我爸爸？

玉：對啦！你爸爸也來啦！

秀：（大驚）哦！他老人家也來了！他來幹什麼呀？（想了一剎）那我得趕快走！（回身欲行）

玉：（忙阻之）你怕什麼呢，好容易來了，你怎麼就要走呢！來！來！（拉她到假山後）你

先在這裏躲一躲，讓我進去看看輝弟。

蘭秀在假山後躲好後，權輝氣喘吁吁的從屋裏奔出來了。

輝：（急問）嫂嫂！蘭秀來了沒有？

玉：（故意地）還沒有啦！

秀：（急得跳）哎呀，她怎麼還不來呢！遲了，他爸爸可要出來了呀！

？這怎麼辦呢？

玉 (微笑了) 你急什麼呀! 咯! 那兒不是蘭秀嗎?

秀 哪兒呀!

玉 (笑呼) 蘭秀!

秀 噫!

玉 你出來!

蘭秀從假山後出來了。

輝 (驚) 啊! 嫂嫂，你真是…… (連忙跑了過去)

玉 (微笑) 現在可該我走了啦。

蘭玉折轉身向屋裏走了。

輝 (彷彿忽然想起了什麼事樣的，忙又跑到玉的面前來，懇求地) 啊! 嫂嫂! 我還要
求你一件事!

玉 什麼事?

輝 我求你給我們放放哨!

玉 放哨? (點頭微笑) 唔，這到是一件好事!

蘭玉轉身走進屋裏去了。

輝 蘭秀!

秀 (擔心地) 聽說我爸爸在裏面，該不會就出來吧？

輝 不要緊的，我嫂嫂會看着他。

秀 (沉默了一下，忽然欣喜地) 啊，你們這兒的菊花開得真好啊！

輝 你喜歡？

秀 唔，我真愛。

輝 (殷勤地) 讓我給你折幾枝來吧。

秀 何必呢！遠遠的看看不就夠了麼！

輝 你有點冷吧？蘭秀！

秀 不，我不冷。

輝 你不覺得，我們這裏很淒涼？

秀 (笑了一笑) 淒涼嗎？不，我倒覺得我一到了你們這兒，我就渾身都充滿了溫暖。

輝 (歡喜) 真的？我們這兒真會有這樣大的熱力？

秀 (猶豫地) 我說不出，(望着夕陽) 如果這兒真有什麼熱力的話，也許就是那太陽光的熱力吧。

輝 (一笑) 不，你說倒了，是那熱力有點像這兒的太陽光！

秀 我不會咬文嚼字，我沒有你調皮！

輝 (癡癡地) 啊，爾秀！你別要這樣望着我，我真有點兒怕！
你怕？

輝 是的，我怕看你那對眼睛。

秀 瞎說！

輝 我沒有瞎說，我是在讚美你哩！

秀 誰要你這樣的來讚美我！

輝 (活潑地) 好，那我就不讚美你了。喂，我問你，你今天爲什麼來得這麼遲？

秀 遲遲？

輝 怎麼不遲呢！

秀 我今天算來得很早的了啦。

輝 哼，早上你剛來都是不管人家等待着急不着急的！

秀 你怎麼這樣說呢！難道你不曉得我的家規？

輝 家規！你不相信，你家家裏真有誰來監罰你！

秀 你可不知道，我今天來，却遲費了許多周折呢！

輝 (大孩子似的) 你也要明白，自從我們分別以後，我可就沒有一天不在思念着你啦。
你爲什麼要這樣呢！

(熱情地)爲什麼！也不知道爲什麼！啊，蘭秀！你不知道這十多天來的日子，可真把我苦透了！說也奇怪，你的影子，真好像隨時都附在我身上去了樣的；我讀書，彷彿你就在那書上；我散步，也好像你就在我的旁邊；我抬頭看看月亮，似乎你又飛上了那天邊的浮雲裏；我做夢，(醉心地)啊，蘭秀！你可不知道那真是多麼甜蜜的一個夢啊！

秀 啊！權輝我！想，我們還是理智一點吧！

輝 (有點意外不高興地)什麼理智？我可沒有你那樣理智！

秀 (關切地)你這樣下去，不痛苦？

輝 這是我自己心甘情願的，你別管！

秀 可你要知道，你痛苦，我會更痛苦的呀！

輝 那是你自己心甘情願的。我，我也管不着！

秀 (不安)難道你不知道；我的家庭很守舊，我的爸爸很頑固？我……

輝 (搶嘴，不滿意)我怎麼不知道呢！——我知道！我知道，什麼我都知道！

秀 我不是會經告訴過你，我家裏是不准我跟男子往來的！

輝 那你也就會服服貼貼的聽你家中的擺佈！

秀 那倒不見得，(垂着頭，很羞澀地)不過我爸爸！……啊，還是別說了吧！

輝 (驚急) 啊，蘭秀！你爸爸怎麼樣？你前次告訴我那件事情，他怎麼決定？

秀 (痛苦地) 我爸爸……啊，我不想說！我不想說！

輝 (異常焦急) 不，蘭秀！你得說！你得說！你得說呀！

秀 我還說什麼說呢(吞吞吐吐)我爸爸！……

輝 (大驚急問) ！你爸爸是不是已經把你許給了許國龍那個混蛋？

秀 (低頭不語)……

輝 (急得跳) 唉，你怎麼不說呢！快說！快說！快點說！

秀 是的，我媽媽已經這樣告訴過我！

輝 (彷彿是一個晴天霹靂地) 啊，那怎麼成呢！那傢伙不是一個人，簡直是一條狗！

——是一條日本人的狗呀！

秀 (一吟羞得通紅) 我知道！

輝 (氣得跳) 你知道，你真不知道呢！許國龍的爸爸，是一個大韓奸，是專靠日本人發橫財的，你知道嗎？那小子是一個小狗頭，小賣國賊，吃喝嫖賭件件都來，你也知道嗎？他往日本讀書的時候，昏天黑地，荒淫無恥的，一連就玩過十好幾個藝妓，你可也知道嗎？(非常氣憤) 啊，蘭秀！我不願意你去跳火坑，滾陷阱，活活的被你爸爸把你送到那豺狼的嘴裏，所以，我勸你……

秀 (感到侮辱，痛苦不堪地) 我不要聽！權輝，你再也不要說下去了！你以為我的心裏還不夠難受麼？

輝 (同前地) 好，你是不說，我就不說，(實在不放心) 不過……不過我還是問問你，你究竟答應了你的爸爸沒有？

秀 (氣) 那是他的事，你也別管！

輝 我可辦得開明白呀！

秀 (重氣) 什麼！你以為我會答應我的爸爸。(翻過地) 啊，權輝！你真太不了解我了！你叫我傷心，你叫我痛苦！

輝 (連忙求恕) 請你原諒我，秀蘭！(自責) 那是我的錯誤，我的糊塗，我有點兒發瘋，真的，我真像有點兒發瘋，你可不能生我的氣。(活像一個乞憐的孩子) 你得原諒我，無論如何你都得原諒我！(幽秀不理) 噫，你說呀！究竟原不原諒我？你究竟原不原諒我啊？

秀 (做氣) 我要走了！(欲行)

輝 (忙勸阻) 你不能走，幽秀！你真生我的氣了麼？(又急又慌) 你聽我說：我這顆心裏跳得很，也亂得很，我不曉得該對你說些什麼才好，可我的心裏，却好像有幾大籬筐的話得跟你說呢！

秀 (心裏了下來) 你要講，那就請快點說吧！

輝 (想說却又沒有自信) 我這想問你：要是你爸爸一定要強迫你答應他，那時候有什麼辦法？

秀 (彷彿很有把握) 然有我的辦法，

輝 你可有什麼樣的辦法呀？

秀 (忽很堅毅地) 我爸爸真要壓迫我，我就反抗！

輝 萬一你要反抗，他就更要壓迫？

秀 (堅定地) 他越要壓迫，我就越要反抗！

輝 他堅持？

秀 我也堅持！

輝 他不依允？

秀 我也就偏不服從！

輝 他把你關起來？

秀 (勇敢地) 我就設法逃走！

輝 (大喜) 好！(笑問) 可你想要朝什麼地方走呢？

秀 (毅然地) 哼，天地之大，你還愁我沒有去的地方！

你可捨得離開你那舒舒服服的窩？

（成嘆）唉，權輝！你還以為我真是那樣的愛我的家麼？（憤恨地）告訴你：我的家，就是一座地獄，一架囚籠，我看不慣我爸爸的行爲，我也過不慣我家裏的生活，我不能長遠的坐在那黑暗的地獄裏，悶在那殘酷的囚籠中，我要飛，我真想飛呀！（忽指天空，欣羨地）你瞧，權輝，那天空多清朗，多自由。（轉指大地）那大地多光明，多潔淨！我真想飛，我想飛到那又光明又自由的世界裏去啊！

（高興）對，蘭秀！我們要飛就一塊兒飛吧！（忽又担心地）不過萬一你飛不脫呢？

（剛強地）那我就衝！你聽我說，我不是一隻小鳥，不是一條馴鹿，可以讓人家隨便來逗着玩索着耍的；我飛不脫，我也要飛；我衝不出，我也要衝，請你相信我，我總有法子打破那地獄，撞碎囚那籠的呀！

（狂喜）啊，蘭秀！你真偉大，真剛強！（幾乎拜倒）我佩服你，我真從心坎裏佩服你啊！

在歡快中片刻的沉默

一陣秋風，飄送過來了幾張黃葉。

（俯貼地）這兒的風大，走！（指着假山後）我們還是到那邊去談談吧！

好。

兩個人甜笑着，親親熱熱的朝假山後走過去了，韻玉却在這時從屋裏溜了出來。

玉（瞧瞧沒有人）咳，人呢？

韻玉正張望間，崔橫光却從後園門外悄悄的走進她的身後來了。

他大約有二十四五歲的年紀，是一個民族革命的戰士，自從一年多前他在京城裏的一個農業專門學校裏畢業以後，他便參加了「大韓獨立團」秘密的在幹着韓國的獨立運動。他的意志很堅強，魄識很遠大，工作經驗也還相當的豐富，他矯健結實的身軀上穿着一套半新舊的西裝，九年來血海般的家仇國恨，宛如一把利劍刺進這年青人的心裏一般，他憤怒，他痛苦，因而他那對炯炯有神的眼裏，也就常常都燃燒着有一種復仇雪恨的火焰。

他和他的表妹朴韻玉是才結婚不久的，但他却因為日夜忙於自己的事業，——而且是一種最秘密的危險事業；因此，他也就沒有多的時間來陪伴着他的愛妻，去過一場新婚期中的甜蜜生活；所以，他每回見到韻玉；一方面，他總悵然不安的，覺得他實在對不起她；一方面，他總又禁不住要對她熱烈的表示出心中火一般熾熱的愛戀。

現在他輕腳輕手的走近韻玉，他在她的身後瞧了瞧她，順手輕輕的去拍了她的肩膀，然後又很熱烈的去把她的手握着。

玉（驚喜）我怕是誰啦，是你啊！

崔樞光 (癡笑着) 你吓了一跳吧？

玉 沒有，你手還不放開，韓弟在那邊兒呢。

光 (只好鬆手) 哦！

玉 你今天到什麼地方去了來？

光 我去看了一個朋友。

玉 爲什麼這樣遲才回家？

光 今天也遲嗎？你瞧！天都還沒有黑呢。

玉 (嬌嗔地) 那你爲什麼不等到天黑了才回來！

光 (歉然) 啊，韻玉！我真對不起你。

玉 就別客氣了吧。

光 我不回來，你是不是常常都在想念我？

玉 (嬌笑) 我嗎？(停了一停) 噯，你猜猜看。

光 那還用猜麼！我想，你一等我不回來，二等我又不回來，三等我還是不回來，(興奮地) 快樂的笑了起來。(啊啊，那你一定得……)

玉 (微笑着插問) 怎麼樣？

光 (彷彿猜中了謎樣，高興地) 那你一定得怨我？恨我？罵我啦？

玉 (搖頭) 不，我可沒有那樣的潑呀！

你真不罵？

玉 我為什麼要罵你呢？

光 (想了一想，忽然——) 啊，我猜到了，我猜到了，我想：你一個人在家裏，冷清的，孤單單的，一定常常都在嘆氣，都在落淚啦。

玉 (還是搖頭) 不，我可沒有那樣的癡呀？

這樣說來，你既不潑，又不癡，那我可猜不出來了。

玉 (挨近他，溫柔地) 你還要去猜什麼呢！權光！你不回來，我却只有想你，想你，一天到晚都在想你呀！

光 (非常感動) 你啊，甜玉！我真對不起你呀！

不，權光！你不肯常在家裏那應該是我的錯呢。

光 怎麼好說是你的錯！

玉 你說：我們剛結婚不久，不還可以說是一對新婚夫婦嗎？是呀。

玉 我可却不能把家裏弄得舒舒服服的，美美滿滿的，使你覺得溫暖，感到甜密的，你會一天到晚都癡癡心心的，陪着我，守着我，一步也不願離開我（自己微微的舉

笑了一下自己），哪還不都是我自己的錯麼！

光（悵悵，着急地）噯，韻玉！你別這樣想，也別這樣說，像我這樣一個人，得到你這樣一個溫柔賢慧的妻子，實在太幸福了！太幸福了！你不知道，從我們結婚的那一天起，我可就常常都在想：我們應該手挽手的去創造一種新的生活來過一過才對呀！

玉（點頭）咯，是的。

光 你知道，我不是那個農業專門學校裏學農科的嗎？（神往地）我常常都在想，要是
有那麼一天，我們能夠到鄉下去辦一個農場，你採桑，我種田，你收羊，我耕地，
你唱一首山歌，我哼一支小調，……喝，韻玉！你想想看，那該是多麼有趣的生
活啊！

玉（心醉地）唔，是的，那真太有趣了！

光 你可贊成？

玉 當然。

光 那你一定希望我這個夢想，能夠很快實現的了？

玉 那還用說！

光 不過真要想實現，可就不那樣容易了。
玉 爲什麼？

光 (慘然) 韻玉！你可忘了我們是失掉了國家，也失掉了一切自由幸福的人了嗎？

玉 啊，極光！這我怎麼能夠忘記呢！

光 那末，你想想看：我們的夢，不終究還是一個夢麼？

玉 (黯然長嘆) 唉！

光 所以我說：(堅毅地) 我們要想有一個快樂美滿的家，就還得先要有一個獨立自由的國呀！

玉 (乘機追問) 因此，那你也就不得不丟下你的家，去爭取那個獨立自由的國了，是不是？

光 (不想直答) 我！……

玉 (逼問) 對了，極光！我問的是你呀！

光 (支吾) 噤，韻玉！你要去追問這些幹什麼呢？

玉 (關切地) 請你原諒我的瞎說，極光！我看你近來好像還有什麼心事呢！

玉 是的，自從我們結婚以來，這兩三個月，我看你總是那樣的忙碌，那樣的憂憤，又那樣的心神不安，這，你究竟是爲了什麼？

光 (不想承認) 不爲什麼，那也許是你看錯了吧！

玉 不，我沒有看錯，那只是你不願意把你心裏的話痛痛快快的告訴我罷！

光 照你這樣說，那我對你還會有什麼秘密？

玉 我到不是這個意思，不過，我總覺得你近來心裏好像很苦惱，因此，我也就不能不常常都在暗地裏替你擔心。

光 擔心！那又何苦呢！（笑得很勉強）你瞧，我不是很快樂的麼？

玉 （難過）不要這樣對我，棧光！你以為你的心事，我會一點都看不到？

光 哎，韻玉！你就別瞎猜了，我們還是談別的吧！

玉 （懇切地）不，棧光！你聽我說，這八九年來，你們家裏的苦難實在受得太多了！你想：自從亡國那年，你爸爸殉國自殺以後，你大哥棧仁去刺殺韓督未成，却慘死在敵人的手裏，你二哥棧義去幹義勇軍運動，却又犧牲在那邊境的戰場上。所以，姑媽常常都在流着老淚對我說：他四個兒子却只剩下你們兩個在她身邊了，因此，你得好好的保重你自己才對呀！

光 （忽很激動地）啊，韻玉！你還叫我有什麼心情來保重我自己呢！你想：我爸爸跟我那兩個哥哥死得那樣的慘，難道我不該去替他們報仇雪恨麼？

玉 這麼說，那你……

光 （坦直地）是的，我可不應該再隱瞞你了，讓我索性坦坦白白的告訴你吧，（向四面盤顧了一下，然後小聲地）我們現在海正在準備要讓我們的敵人痛痛快快的幹一下！

玉 (驚) 哦！難怪你近來這樣的忙碌，(鎮定了一下自己) 不過，日本人把我們壓得這樣的緊，恐怕你們也不大容易幹得起來的吧？

光 (堅決地) 這個地方幹不起來，我們就到別個地方！

玉 (驚) 別個地方！(問) 哪個地方呀？

光 邊境！

玉 邊境？——什麼地方的邊境？

光 跟中國東北交界的邊境！

玉 你想去？

光 我想去。

玉 你真的想去？

光 我真的想去！

玉 (難過，柔聲地) 啊！光！像那樣的地方你想去幹什麼呀！

光 胡玉！你不知道，那兒才真是我們理想的地方呢！

玉 哪？

光 (神往地) 你沒有聽人說過麼？在那莽莽蒼蒼的長白山的森林裏，我們有我們的學校，我們有我們的兵營，我們用的是我們自己愛好的語言文字，我們過的是我們自己

過慣了的生活習慣，真可以說一切的一切，都是我們自己的——我們韓國人自己的——
啦！

玉（驚異）哦，我們韓國人竟還有那樣一塊瞧不見日本人的鬼影的地方！

光（越說越激昂）是的，我們真有那樣一塊地方，所以我常常都在想：要是有一天，我能夠去領着我們那兒的弟兄，衝回我們的園土裏來，把我們的太陽旗插遍到全韓國去！（狂喜地）韻玉！你想想看，那該是多麼令人歡欣鼓舞的日子啊！

玉（感動地）啊，權光！你想得太好了！

光 你可願意我這樣去幹？

玉（有點矛盾）我……

光 你還有點替我擔心，是不是？

玉 你叫我怎麼會不擔心呢！

光（毅然）用不着，韻玉！（慰解）這幾年來冒險的事，我還幹過不少，多麼容易出過什麼亂子呢！

玉（還是很擔心地）你可不能這樣說，你還是小心點的好吧，萬一……
叫姑媽怎麼受得了呢！

光 是的，你說得對，爲了你，也爲了媽媽，我都非小心地謹慎些不可。

玉 (真誠地) 你真要能夠這樣，權光！那就請你別要想念着我，你就安安心心的幹你的去罷！

光 (大受感動，緊握玉手) 啊，留玉！我真不知要怎樣才能感激你啊！這時假山後，忽傳來一陣脚步声。

光 誰？

玉 是輝弟和秀蘭。

光 怎麼樣？他們快成功了吧？

玉 看樣子快了。

光 那得還是先到屋子裏去一去吧。

玉 也好，不過，剛才姑媽說，叫你不要先到客廳。

光 爲什麼？

玉 她正在跟李永壽談話，怕你碰見了那老傢伙，會惹麻煩。

光 好，那我就先到自己的房裏去。

權光走進房裏去了。

過了一會，崔老太太和李永壽却從屋裏走了出來。

蘭秀跟權輝剛走出假山，一見他們來了，連忙又躲了進去。

李 (面有怒容) 老太太，你不要太固執，我和你商量，這是客氣，如果日本人察找到，那你就夠麻煩了！

崔 (不快) 對不起！無論誰來，我都不能賣！

李 (生氣，神氣十足地) 好，那麼再見。

崔 (不理) 再見。

李拂袖而去。

玉 姑媽！什麼事？

崔 (不高興地) 我早就料到沒有好事的，果然，這老東西居然還想來搶買我們這裏的房產！

玉 (一驚) 哦，他想搶買去幹嘛？

崔 (憤恨地) 說是拆了來修東洋百貨商場！想起來，真叫人生氣，那老狗竟敢搶大帽子來壓人，還說這什麼商場，是奉了總督府的命令來辦的呢！哼，我可不相信，我不賣，看誰敢來搶買！

玉 姑媽！您說得對，我們不賣，他總不敢來搶！

崔 (忽然想起) 噫，權輝呢？他又上那兒去了。(喊叫) 權輝！權輝！

玉 (急) 姑媽！他不在這兒。

崔 那他到什麼地方去啦，唉！

（崔老太太走進屋裏去了，韻玉也跟了進去，權源和蘭秀從假山後走了出來。）

輝 嗚呀，我媽在叫我！

秀 那你就快點去罷，我也該走囉。

輝 你還有什麼話對我說嗎？

秀 （甜笑）只有一句：你得答應我，你以後別再胡思亂想了！

輝 （羞赧皮的笑着）好，只要我的感覺不違背我的良心，我一定聽命！

秀 而且夢也得給我少做一些！

輝 好，只要夢肯聽我的呼喚，我也一定聽你的吩咐。

秀 （歡快地）你再沒有反話跟我說了吧，我可真愛走了。（歡行）

這時崔老太太和韻玉又從屋裏走出來了，玉兒二人背影，非常着急，回頭望站在那兒動也不動，也就只好默然！

輝 那我們什麼時候再見？

秀 我想，總快吧。

輝 那就讓我送送你。

秀 又何必呢。

輝 我只送你到後門邊。

秀 也好，我們就走吧。

兩個人親親熱熱的繞過假山向後門走出去。

崔 （指秀背影）那是誰？

玉 那……那是李秀蘭，是我從前的同學。

崔 （不悅意）我知道，她就是李永壽那老狗的女兒，韻玉，我告訴你；我可不能讓她燦燦跟那李家的丫頭來往。

玉 （婉轉）姑媽！你何必多操這份心呢！您還是讓他們去吧！

崔 （乾咳）那……我看是李永壽那老狗討厭！你想想他李家是什麼樣的門戶，將來別說你輝的危險了！

玉 您可不相信，李永壽可跟您當面不同，這和那……好呀，您聽……（固執地）我不信！他好得很，好得很。……（指李家的門戶）我就討厭他權輝目中虛勢假快的調子，快快活活的從假自後邊走過來了。

崔 （瞧見了李永壽不悅意）權輝！

輝 （住了聲又躊躇地）啊？媽！您也在這兒。

崔 （厲色地）你上那裏去來？

媽！我沒有到那裏去，我就在這裏。

（追問）你在這裏幹嘛？

（望了望韻玉，不知怎樣回答才好）我……

（追問）噫，你回答我呀！

我，我在這裏玩兒，（連忙又補一句）看風景。

韻玉瞧見了權輝的窘相，差點就笑了出來。

（盯了輝一眼）哼，看風景！你同誰在這裏看風景？

（大窘）我……我同一個朋友。

是男朋友？還是女朋友？

（不大好意思）是一個女朋友。

（生氣）女朋友？

（連忙勸解）姑媽！我剛才不是已經告訴過您了嗎！還是別問了吧。（半開玩笑地

）瞧瞧輝弟的臉都紅透啦！

（愛子之心，使她的語氣軟了下來）權輝！你總算還沒有對我扯謊，我也不想追問

你了，不過，你得聽我的，以後可不准再跟那李家的姑娘來往！

（懇求地）媽！……

園外忽然吹來了陣寒冷的秋風，園中的樹葉紛紛的狂落下來，崔老太太受不住，頓時便打了一個寒噤。

玉（想乘機把他們母子勸走）啊，好冷！（走去扶着崔老太太）姑媽！您還不進去，當心着涼！

崔（欲行，忽又回視權輝）你還站在那裏幹嘛！你真不怕傷風麼？走！快跟我進去讀書去！

玉（笑了一笑）是呀！姑媽別的都怕，就怕你傷風，你就快點進去吧。權輝只好折轉身向裏跑去了。

崔（問玉）權光回來沒有？

玉 早就回來了。

崔（鬆了一口氣，放心地）唔，回來了，就好了，就好了。

秋風吹得更大了，園中的落葉，又一陣陣狂飄的下來。

崔老太太和韻玉剛走了幾步，急南風却匆匆的從後園門中走進來了。——他大約有三十左右的年紀，一臉深刻的表情，顯出他在人生旅途困苦鬥經驗的豐富，他是韓國獨立運動的一個組織者，崔家兄弟對他非常的敬服，他穿着一身樸素的短裝。他走進園來，一看見韻玉的背影，連忙便奔過去叫她。

金南鎮 韻玉！（轉對崔）呵，伯母！你們都在這兒。

崔 唔，南鎮，可有好幾天不見你了。

金 是的，真是好幾天了，（轉對玉），樵光呢？

崔 他在房裏。

玉 （疑問）你有什么事找他嗎？

金 （冷靜地）有點小事，想跟他談談。

玉 就請你跟我們一道去吧。

金 （發行）好。

崔 （忽然）不必，韻玉！你快去把樵光叫到這兒來，讓我先跟南鎮談幾句。

韻玉走了進去，南鎮只好留下。

崔 （憂慮地）這幾天外邊的情形怎麼樣？南鎮！

金 伯母問的是？……

崔 我是說總督府……

金 （忙接過去）您說的是總督府呵！最近可把我們壓得更緊更凶了呀！

崔 那你們不常常都有危險？

金 當然。

崔 那末，今天？

金 (不好直答) 今天？

崔 (直視着金) 對啦，我問的是今天？——今天可出了什麼事情？

金 (支吾) 這……

崔 (目不轉睛地) 你不要騙我，南鎮！你一進來，我早就從你的臉上看出來了，你還

是坦坦自白的……吧！你們今天究竟出了什麼事情？你說，你快說！

伯謙！請您冷靜一點吧！事情只有一點，不過，不大要緊的，您請放心？……

崔 哦，那末究竟是什麼呢？(疑問) 是不是跟橫光有關？

橫光和請法從這裏走了出來。

光 (對金招呼了一下，轉對崔) 媽！這兒多麼涼，您不進去歇歇？

崔 (不理，焦急地) 你別管我！南鎮！你快說吧！

光 (不解) 什麼事呀？南鎮！

金 (無可奈何地) 沒有什麼大不了不起的事，我們這次從邊境運進國內來的一批軍火，

又被敵人查抄去了！連護送東西的人也被抓去啦！

光 (大驚) 哦，是什麼時候的事？

金 昨天！

光 在什麼地方出的毛病？

金 在威鏡北道的大路上。

光 一共抓去了幾個人？

金 聽說是五個。

光 關在什麼地方？

金 聽說今天下午已經押到京城裏來了。

光 (驚急) 哎呀，糟糕！他們怎麼這樣的不小心呢！

玉 (驚問) 這可跟你有關係？

光 (只好承認) 唔，他們這次都跟我有直接聯絡的！萬一……

金 (擔憂地) 對啦，萬一有什麼文件被敵人抄着，有什麼線索被敵人盯着，或者有什麼人受不了嚴刑拷打，竟把你一口咬了出來，那……那倒真有點麻煩！

崔 豈止麻煩，簡直是要命的事！

玉 (驚怖地) 啊呀，崔光！這怎麼辦呢？這怎麼辦呢！

光 (鎮定地) 不要怕，崔玉！(對崔) 媽！您也別難過，幸虧我們知道得還早，我想

，總不要緊的。(轉對金) 啊，南鎮！你們可替我考慮過沒有？

金 當然，我們有好幾個朋友都一道替你考慮過，我們都覺得你應該趕快走！

玉 (彷彿頭受了一擊) 什麼！走？(對金，痛苦地) 他……他怎麼能這樣！

金 (堅決地) 而且，越快越好，至遲今天晚上，就得離開這兒！

玉 (大驚失色) 今天晚上？啊，那……那怎麼能夠呢！

金 要是橫光不走，萬一這件案子牽連着他，那可就難保沒有生命的危險！

玉 真有這樣的嚴重嗎？

金 (痛苦不語)……

崔 (痛憤，長嘆) 哦，天哪！難道我的第三個兒子，又……

橫光陷入了痛苦的沉思中。

半響的沉默。

光 (沉思了一會，忽走向崔) 媽！南德他們考慮得很周到，看樣子不走是不行了，你看怎麼樣？

玉 姑媽！……

金 伯母！您可不讓橫光暫時離開您一下了。

崔 (在痛苦中想了一會，忽很沉重地) 好！你走吧！

玉 (奔進光，傷心地) 啊，橫光！

一陣狂吼着的秋風，橫掃而過，園中的樹葉，却又紛紛的搖落下來了。

（轉暗）

……

深夜。

天上沒有星月，黑暗的花園中，只有從牆外遠遠的路燈上，映射過來的一片微弱的
光影。

秋風狂捲着園中的落葉，一陣沙沙之聲，隱約可聞。

橫光和韻玉併立在園中的樹下，韻玉穿了一身縐素的衣服，滿懷憂憤，表現在他眉
鎖着的眉宇間，韻玉的神色却很慈善，在蕭蕭的秋風的侵襲下，彷彿不勝淒楚的樣子。
他們好像在等候什麼人樣的，都癡神的在傾聽着園外的動靜。

一陣晚風，急掃而過。

這時——

玉（似有所聞）噫，你聽！這是不是南鎮在吹口！

光（傾聽了一會，搖頭）不，那是風聲啊！

玉（再聽）唔，是的，真是風聲？（憂慮）可是南鎮爲什麼還不來呢？

光 恐怕他還沒有給我佈置停當吧，現在輝弟正在後園門口等他，我想他一定就會感
我的。

玉（嘆問）唉，權光！你爲什麼一定要出國呢？（哀怨地）你一跑就跑到靠近吉林的邊境。你想，那地方多遠，也多冷啊！

光（慰解）我不是告訴過你麼？甜玉！那兒有我們的韓僑，有我們的武力，那才真正是我們光復祖國的發祥地啦。

玉（淒傷愛戀地）唉，權光！你可沒有想想：我們從結婚到現在，却都還沒有滿一百天呀！

光（痛苦，也很淒戀地）啊，甜玉！你……你還是別提這個了兒！

玉（追憶）唉，那是多麼甜蜜，又多麼幸福的日子啊！

光 是啦。

玉（嘆惜）就可惜只像一陣春風樣的，輕輕的就從我們的身邊飄了過去，恐怕再也不會回來了呢！

光（慰之）不，甜玉！像那樣快活的日子一定還會來的。

玉（憂傷地）那可難了，啊，權光！我的心真酸得很，我們從今天晚上分別以後，真不知要什麼時候才能再相見呀！

光（壓制着酸苦，力慰之）快的，我想一定快的。

玉（眼中閃着淚光）不見得吧，也許我們重相見的時候，我們已經都老了！

光 不會的，那怎麼會呢！

玉 (流下雨行清淚) 我的身體很壞，(貼近他的胸懷) 啊，權光！也許我就不再見你了！

光 (急慰之) 不會的，韻玉！你別這樣想！別這樣想！千萬別這樣想啊！

晚來風急，園中的枯葉，又一陣陣的落了下來，三張兩張的飄在他們的身上，然後又淒寂的滑落到地下去。

帶着一臉淒苦的神色，崔老太太從虛門中戰戰兢兢的走過來了。她還沒有走到權光面前，突然，圍牆外遠遠的傳過來一陣日警靴刺觸地的聲音，沉重而又緩慢的響了過來，接着時緩時急的傳過來的，又是日本憲兵巡邏隊的馬蹄聲的震響，她忽然聽到了，心裏一急，連忙便走近權光。

崔 (顫聲地) 權光！權光！你聽！

光 (不解) 怎麼啦？媽！

崔 (驚驚惶惶) 你聽！那恐怕是到這裏來的日本憲兵吧？

玉 (一驚) 哦，真的麼！

光 (傾聽，鎮靜地) 別怕！媽！那是巡街的憲警。

崔 (再聽稍安) 唔，可真把我吓了一跳！

靴刺聲和馬蹄聲，漸響漸遠，慢慢的也就消滅在秋風聲裏。

玉（忙去攙扶）姑媽！你聽！他們已經都走遠了。

崔（這才放心）唔，這些魔鬼，真惡！（鬆了一口氣，回頭望了望權光）噫，權光！你怎麼站那樣遠呢！快過來，挨近我一點！

光（走近）是，媽！

崔（抑制着心頭的悲苦，突然問）權光！你可還記得你爸爸？

光 記得。

崔 也還記得起你那兩個哥哥？

光 也記得。

崔 自從你爸爸死了以後，我把你們四弟兄一個兩個的撫大成人，我這幾十年的辛苦你總也知道？

光（感動）媽！您老人家的恩德我怎麼敢忘記呢！

崔（泫然）我還記得，自從你那兩個哥哥爲國犧牲以後，我就把我痛傷了的心完全放在你的身上，這多年來，我沒有一天不担心着你的身體，担心着你的學業。一年又一年的，我總算親眼看見你已經長大了，成人了，而且也結過婚了。（傷感地）可是，權光，你却又學了你那兩個哥哥，現在你可又不得不立刻就要離開我！（哽咽地）啊

，橫光！……

光（非常感動）媽！請您原諒你兒子的不孝，我不是不知道您的痛苦的，可我也是爲了我們的祖國啊！

崔（憐愛地）我知道，我也懂得，我不怨你，也不怪你，我只希望你今天晚上離開我以後，你只要能常常記着，你媽媽這顆疼愛着你的心，那也就夠了。

光（大受感動）啊，媽！

玉（一聲長嘆）唉！

一陣口哨聲，從花園的後門邊傳了過來。

玉（忽然驚覺）橫光！你聽！好像是哪邊的口哨聲？

崔老太太和橫光凝神傾聽。

遠遠的口哨聲斷續可聞。

橫光從假山後奔了過來。

輝（匆急地）哥哥！南鎮到了！正在那邊門口等你，要你快點走呢！

光（欲行）那我……

玉（淒然）那你就得走了麼？橫光！

光（很痛苦地望着玉）媽，（又望了望崔）媽，我得走了！

崔 (顫抖着，從身邊取出一包用手巾包好的東西) 來，權光！(一指) 這就是那邊橫花樹下的一小塊泥土，你好好的拿去帶在你的身上！

光 (接了過來，但却不理解) 媽！這？……

崔 (解釋，慈愛地) 你記着，這是我們的家園中，培養那國花的泥土，是我親手挖來，把他捏成這樣一小塊的，要是你在異鄉得了什麼病痛，你只要把她拿一踏來沖成水喝，那怕你就只喝一口吧！你的病痛，立刻也就可以消除的，權光！你別忘記，這塊泥土雖小，可包含得你的家園，你的故園，你的媽媽的一顆心啊！

光 (異常感動，幾至淚落) 啊，媽！
遠遠的口哨聲響起。

崔 (忍着淚，顫聲地) 你快去吧！

光 (轉對玉) 請玉！家裏的事情就重託你了。

玉 (忍着熱淚，哽咽地) 你放心吧，權光！

光 (非常難過) 啊，哥哥，你走了，什麼時候才回來呢？

玉 (他很難過地) 也許很快吧！我能夠回來的時候，我總會回來的。

光 (天真地) 你走了，我……

玉 (忍着痛苦，勸慰地) 我知道，權光！你就好好的在家裏服侍着媽媽吧，南雲是我

們的好朋友，你以後應該常常去陪教他，（四視崔和玉）好，我……我走了！

權光轉身向後園門走了。

耀（奔向崔，異常痛苦地）媽媽……

玉（望着光消逝在黑暗中的身影，忽然投身到崔的懷中，放聲一哭）啊，媽媽！……

風聲。

落葉。

——幕徐徐落了。

第二幕

人：

崔老太太

崔橫輝

朴韻玉

金南鎮

李蘭秀

尹直道

法三能

時：

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景：

崔宅的客室。

韓國的舊式建築，同中國北方的舊式平房，頗相彷彿。在北方，每間房裏，常常是

橫花之歌

是有一扇大炕的，在韓國的每間屋內，整個面積，却就是一個「大炕」——一個大坑。這大坑的燒火口是在室外的，所以每到冷天，炕火一燃，室內便暖氣，却又很溫暖。

這間客室內，左邊有一門，可通廂房，右邊有一門可通內室，正中偏左有一門可通室外，偏右却有一排推窗，窗下放着一張長方形的矮桌，室中散放着用花布包棉花製成的蒲團三五。左壁上掛有權光和韻玉結婚時的照片，右壁上却掛有崔家父母兄弟的二張合影，室內是用紙來裱糊過的，地面上糊的是一種韓國特產的厚實的油紙，天花板上糊的却是一種花色紙，壁上的底層糊着深藍或淺綠的顏色紙，外面却又裱上一層花乳白色的洋紙，室中經過這樣的裱糊之後，看起來，便非常的乾淨古樸，而又別緻。是午後三點鐘左右的時候。

這時，立在窗前的朴潤玉，是比從前要消瘦得多了，她帶着滿面的愁容凝視着窗外的雲天，彷彿不勝惆悵樣的，長長的嘆了一口氣，又緩步走到左壁邊來，她在左壁邊立了一會，忽然抬起頭來，瞧見了自己的結婚照片，無限的酸楚頓時便橫上了她的心頭，她很淒苦的望着，想着，沉思着，禁不住也發出了一陣感嘆來。

玉（對着婚照，自語地）啊，權光！你走得多忍心啊！你離開我們已經好幾個月了，可你爲什麼一去就沒有消息來呢？難道你不會想到我要望你，姑媽也要望你？難道你

真就把我們都忘得乾乾淨淨了麼？啊，槿光！你……（韻玉低下頭，拭着眼淚。）

崔老太太緊鎖着眉頭，從內室中走了出來。她一瞧見韻玉拭淚，站了一站，連忙擡腳輕手的走近她的身邊。

崔（開切地輕呼）韻玉！

玉（折轉身）姑媽！

崔（慈祥地）你的眼睛紅紅的，你……

玉（掩飾）不，姑媽我昨天晚上沒有睡好呢！

玉（羞怯）我……

崔（愛戚地）告訴你，我昨天晚上做了一個夢，我夢着了槿光啦。

玉（有點驚異）哦！（想了一想）這可奇了，我昨晚上也做了一個夢，我也夢着了他。

哦！

崔（詫異）哦，那可真怪了！——我夢着了槿光，你也同時夢着了槿光！

玉（慰解）是啊，想來這應該是一個吉兆了吧！

崔（搖頭）唔，那可難說得很！難說得很！（追思）昨天晚上快要天亮了的時候，我夢

見了槿光穿着一身軍裝，騎着一匹高頭大馬，像飛樣的在山路上奔跑，他熱汗淋漓的從這邊山坡跑過那邊山坡，從那邊山坡又跑到這邊山坡，突然，我看見他的馬蹄一翻

就跌落到那万丈高的懸崖下邊去了！（驚怖地）啊，韻玉！這是一個惡夢！這真是一個可怕的惡夢呀！（擔憂之至）你想權光這樣久沒有消息來了，唉，恐怕……

玉（忙又慰解）不會的，姑媽！我的夢可做得好極啦。

韻（急問）你夢見他在幹什麼？你快說，你快說！

玉（激發着，追想地）昨天晚上我可夢見權光回了家！

韻（一喜）哦，他回了家？

玉（快活地）是呀！而且他帶回的軍隊還把我們這兒的京城都打下了！嗚，姑媽！可惜你沒有瞧見，他一看到了我們那個快活得要死的樣兒啦！（連忙改口）啊，不，您瞧見了他的，您怎麼沒有瞧見他呢！我記得清清楚楚的，您一看見他回來了，您的眼淚可都笑出來了呀！

韻（悵悵）哎呀，我怎麼做不到這樣一個夢呢！（關切地）啊，韻玉！你看清楚他了嗎？——他的身體怎麼樣？恐怕又黑又瘦了吧？

玉（愉快地）不，姑媽！他一踏也不瘦，却比從前壯多了！

韻（放下了心）啊，謝天謝地！希望你做的夢，比我做的靈驗，我做的，那怎麼算是一個夢呢！那簡直是胡思亂想，胡思亂想！

玉（意味深長地）真的，姑媽！我想，我做的那個夢，恐怕終有一天真會實現的！

崔 唔，我也希望能夠早點實現，（感慨地）不過就怕你姑媽的歲數等不及了呢！（稍停，忽又不放心的問）噫，權輝呢！——可在家？

玉 在吧。

崔 （忽然）我問你，謂玉！你輝弟是不是還在跟那李家的姑娘來往？

玉 （微微一笑）你問這些來幹什麼呢！姑媽！那是輝弟自己的事情，您還是別去管他們吧！

崔 （有點氣）不，我要管！你沒有瞧瞧你輝弟這幾天來神魂顛倒的，簡直太不像了！難怪輝弟要這樣，玉媽！您不知道，尚秀實在太可愛了。

崔 （不滿）李永壽的女兒，會有什麼可愛的！就把這回我們房子的事情來說吧，你看那老狗，狐假虎威的一點也不通人性，他說要搶買就硬要來搶買，哼！我只要一想起他，就叫我渾身都是氣！

玉 那是李永壽幹的，這跟他女兒有什麼關係呢！

崔 （憤然）沒有關係！怎麼會沒有關係！告訴你，我這再也不會聽你輩弟去跟那姑娘往來的！

玉（勸）姑媽！你又何必這樣的多操心呢！

崔老太太瞧見權輝從內室中走出來了。

耀 (不快) 嘩！你還婆婆多操心，(用手指了一指) 好，你瞧吧！你瞧吧！你瞧你
耀弟變了什麼樣子！

耀 (嘆息) 嘩！你還婆婆多操心，(用手指了一指) 好，你瞧吧！你瞧吧！你瞧你
耀弟變了什麼樣子！

耀 (細聲的吟誦着信中的辭句) 「呵！耀耀，你快用你的熱情，你的果敢，來助我一
物之力吧，太遲了，恐怕我就難從這驚濤駭浪的苦海中，飛渡到那自由幸福的彼岸去
了呵！」(嘆息) 唉，蘭秀你真太痛苦了！太痛苦了！

(煩惱地) 這叫我怎麼辦呢？怎麼辦呢？

耀 (走過去，斥責他) 你說怎麼辦呢！嘩！我看你真要發瘋了！

耀 (這時彷彿才從夢中驚醒了轉來，穿得滿臉通紅) 呵！媽！……

耀 (也忍不住笑了) 耀弟！你沒有看見你剛才那副樣兒，多可笑！……

耀 (生氣) 耀耀！你為什麼總不聽我的話，我要你別跟李蘭秀往來，你為什麼偏要跟
她往來？

耀 媽！蘭秀實在太可愛了！你老人家真要管……

(斥責) 我不要聽你的，告訴你，從今以後你可再也不許跟他來往，你聽到沒有？

耀 (難過) 媽！……

片刻的沉默。

權 (忽很凄然) 權輝！明天是什麼日子，你可還記得？

輝 (慘然) 那是我大哥殉國的七週年紀念日。

權 我還以為你忘了？

輝 (驚受) 我怎麼會忘記呢！我是絕不會忘記的，我會記着，一生一世的記着。(急

然得很地) 哼！總有一天，我要報仇！——我要替我那兩個慘死了的哥哥報仇！

玉 (連忙止之) 權弟！

權 (大嚇) 你又在胡說了，快點閉嘴！

輝 你又要話都不准我說了。

權 這些話，你應該死死的記在心裏，却不要常常掛在嘴上，這，你懂麼！

輝 這，我當當聽！

權 只憑你話：那幾好壞，我問你，前幾天我要你收檢的東西你都找到了吧？

輝 (順手在身邊摸出一把短劍來) 都找到了，咯，這不就是我大哥生前用的那把短劍

嗎？(順手又在身上摸出一枝大筆來，對玉) 這兒還有我二哥寫字時用的一枝大筆呢！

玉 (觀賞) 一枝筆，一把劍，這倒真是一對值得珍貴的遺物啦。

輝 我就要拿去供在他們的靈堂前呢！

崔 (望了望劍和筆，對輝很感傷地) 唉，權，權！你想想看，這十多年來你媽的日子過得多苦！

輝 媽！……

玉 你別難過吧，姑媽！

崔 (走近合照前，指着那張照片) 來！權，你來看看這張照片，這十年前我們全家合照的，那時候，你還只有這樣高，這樣大！現在你總算是成人了吧。可是這照片裏的人，死的死，逃的逃，全家大小，剩下來留在這裏的，却只有我們娘兒兩個了！

玉 (淒然長嘆) 唉！

崔 (對輝，忽然嚴肅地) 所以，我想當着韻玉的面前，要你誠誠懇懇的答應我一件事情。

輝 (不解) 什麼事呀？媽！

崔 這件事悶在我的心裏已經很久很久了，我說出來，也許你還會不快活呢！

輝 媽！究竟是什麼事呀！

崔 我說了，你不會怪我多嘴！

輝 我怎麼敢哪，媽！

耀 我要你答應我，從今以後，你一定要好好的去讀書，絕不再到外邊去幹那些危險的事情！

輝 (二驚) 啊？媽！那爲什麼？

崔 (感傷地) 爲什麼！你還要問爲什麼。三十多年來，我辛辛苦苦的把你調養弟兄長大成人，可基現在剩在我身邊的，却只有！你這一塊骨肉了，你媽媽這顆心難道你還會不明白？

輝 (大受感動) 啊！媽！

崔 這你總可以答應我了吧？

輝 (矛盾，痛苦，無語) ……

崔 (僵問) 噫，你爲什麼不說話呢！

輝 (不好答覆) ……

崔 (再逼) 難道你一定要像你那三個哥哥一樣？……你真忍心讓你媽媽無時無刻不爲你提心吊胆？……噯，你怎麼老不說話？你說呀！(轉對玉) 啊！留玉！你也給我勸勸他吧！

玉 (作難) 是，姑媽！(轉對輝) 啊！輝弟，你快說罷，姑媽在等着你的回話呢！

輝 (經過一陣痛苦的思慮之後，忽然——) 媽！我答應你，我什麼都不去幹！我什麼

都不去幹！

崔 (撫着他的肩頭，放心地) 唔！這才像是你應該說的語啦 (稍停) 好罷，你別難過了，快跟我到那邊房裏去佈置你哥哥的靈室去。恐怕你師父跟法能法師他們就裏來看我來了啦。

輝 您先去，我就來。

崔 也好。

崔 示意我玉，要她勸勸權輝然後轉身向左邊的門口走出去了。

輝 (難過) 啊，嫂嫂！……

玉 (瞧見權輝痛苦的樣子，很同情地)，輝弟！別難過了，姑媽也是一番好意，你得原諒她老人家的苦心啊！

輝 (矛盾地) 嫂嫂！我心裏真難過，我愛我的媽媽，我也愛我的祖國，我媽媽的命運很悲慘，可是我們祖國的命運，不也更夠悲慘麼！嫂嫂！這可叫我怎麼辦呢？……我幹？還是不幹？……我該聽我媽媽的話？……還是不該聽她的話？……我的心可都割亂了呀！

玉 (嘆氣，同情地) 唉，這真是一個難題啦！

輝 (懇摯地) 你可不可給我一點勇氣，代我作一個決定呢？

崔二（也感到了矛盾）我的心，也跟你的心一樣，你叫我怎麼說呢！

輝（慨然長嘆）唉，她她！時光一天一天的過去，到了現在，我才深深的覺得，做

一個韓國人，是多的麼痛苦啊！

室外樓板上響過來一陣腳步聲，崔老太太知有客來，又從內室中走出來，開門迎客。校師尹童道，老和尚法能，和舍南鎮，在室外脫了鞋，很有禮貌的走進會客室中來了。

尹童道約有六十歲時，降兒，鬚髮皆白，道貌岸然，法能和尙，約有六十以上的年紀，眉毛雪白，精神矍鑠，他們兩人的手裏都提着一小包東西，態度顯得異常的莊嚴和肅穆！

南鎮也和往天有點不同，他手裏拿着一幅畫軸，沉默着，好像也有點什麼心事的样子。

橫嶺和韻玉見着客人來了，連忙行禮，禮畢，韻玉退了回去。

崔（指着蒲團，對來客）都請坐吧，今天長老跟神父都光臨了寒舍，實在高興得很！

尹童道：我們是特來拜望老太太的。

崔：不敢當！（和尙與法師一道來，使他不解）請問您二位可是一道來的？

尹：是的，我們三個人都是從孫秉熙先生住的傷春園來的。

金 (忙接過去) 孫先生還要我代他來拜候老您一家呢！

崔 那怎麼敢當嘍，孫先生住的傷春園，真是我們國內名流會聚的地方，你們近來可常在在那兒談什麼國事！

金 剛才我們還在那裏談了許久才來的呢！

崔 你們談些什麼？可以告我一點嗎？

金 噫，您還不曉得！昨天晚上李太王住的皇宮裏，日本兵忽然加了警備，宮內宮外早都斷絕了交通啦！

輝 哦！會有這樣的事！

崔 唔，恐怕又會出什麼亂子呢，神父，您看呢？

尹 我看太王恐怕會凶多吉少！

崔 您說呢，長老！

法 還用說麼！我看日本人又要作孽！又要作孽！

崔 唉！

崔 (望了望室中，忽然指着窗口嚴肅地) 南鎮！

南鎮連忙去開窗。崔輝勸法道去幫着把窗關好。他兩人把窗子關好後便退在一旁悄悄起來。

尹（恭肅地）老太太！明天不就是您令郎殉國的七週年紀念日嗎？

崔 是的，神父！您也還記得。

尹 記得，當然記得。

法能和尙，就連我們出了家的人，也都記得。

尹（真摯地）是的，我們都沒有忘記，我想，只要是一個有善良靈魂的韓國人，也都不應該忘記，這十年來，您府上的犧牲太大了，爲了我們祖國的獨立與自由，您一次二次的獻出了您心愛的孩子，您真不愧是我們韓國的一個偉大的母親啊！

崔（又驚喜又慚愧）神父！過獎了，其實，那只能說我的幾個孩子，還算有點志氣。像我……啊實在慚愧得很啦！

尹（莊嚴地）不，老太太，我是從來不會虛假的，如沒有您這樣一個偉大的母親，是不會有那樣英雄的兒子的。因此：我今天來，便是代表我們幾十萬上帝的兒女，來向您致敬的。

法（虔誠恭敬地）我今天來，也是代表我們十萬佛門的子弟來向一個有佛性的母親頂禮的。

崔（越受尊敬越感惶愧，但仍高興地）啊，我怎麼敢當啦！

法 從明天起，爲了超度您那兩個偉大的兒子的靈魂，我還要在我的佛寺裏，替他們建

邊設七天七夜的大道場呢。

尹：「明天早上，我也要在我們的禮拜堂裏，帶着幾千男女，為我們那兩個犧牲了的民族

英雄祈禱呢！」

魯：「萬分感激！」
長老：「（感嘆尹）願父！你們的慈悲的恩惠，我們不知道怎樣

才總感激你們呀！」

尹：「（從綉包中取出一個聖母像，一個十字架）在您的聖父前，為難七週年紀念的前日，我謹

代表我們的教會，敬送上一個十字架，一幅聖母像，請您收下，來留存一個紀念。

魯：「（從黃綉包裏取出一卷經）這一卷經，收好罷，這也是我們出家人的一顆小

小的敬意。」

（權花幫着崔老太太將禮物一一收下。）

這：「（感謝地）謝謝！謝謝！」

金：「（展開手中的畫軸）看！這是一幅畫呢！這是幾千韓國青年帶着一位名

畫家畫來送給您的。（指着畫）你瞧！這是一羣惡魔，這是一羣武士，這畫中的景況，

我一面在鼓圍着她的三個兒子跟惡魔格鬥，一面却又含着眼淚把她最小的一個兒子也都

送到戰場中去了嘛！」

尹：「（讚賞）啊，這真是一幅意味深長的名畫！」

輝（接過畫來快活地）媽！南鎮說您就是那畫中的母親呀！

金（敬佩地）是的，老太太！您就是這樣一位偉大的母親！

尹（真的）您真就是那畫中的母親！

崔（又欣慰，又悵憤）唉，我，我，我哪兒配呢！

法能和尙和尹重道起身欲去。

法 菩薩保佑您！老太太！我們得告辭了。

尹（欲行）再見，老太太！上帝保佑你！

法能和尙道告辭走了。

老太太把他們送門邊。

金（叫着權輝，小聲）權輝！我不到你的書房裏去了，我剛才跟你說的那些東西，請你就拿到這裏來，我看看。

輝（望了他母親一眼）好，（又遲疑地）還是回頭再說吧！

權輝忽忽的便到左邊的門裏去了。

崔（轉身向金）南鎮！你好久沒有到我們這裏來了，這幾天外邊的情形怎麼樣？

金（興奮地）現在德國慘敗，歐戰告終，俄國的革命成功，美國大總統又對全世界宣佈了民族自決的原則，所以，我們國內國外的獨立運動，正在風起雲湧的起來，您剛

才是親眼瞧見的，就連和尚教師都跟我們攆起手來了，您想想看！我們的復國運動還會沒有希望麼！

崔（點頭）唔，真有希望。（擔心地）不過，你們在長白山設那支部隊呢？近來究竟怎麼樣了？你怕還不曉得，樞光去了以後，一直到現在都還沒有消息回來呢。我真不懂，他爲什麼竟連信都不來一封！

金 我想他多半是怕日本人檢查到，會連累你們呀！不過現在可有消息了，我正要去告訴您呢！

崔（驚喜）哦，真的？——真有消息來？

金 有，有，有，是我今天才聽到的。

崔（急問）是什麼樣的消息？

金 聽說，前幾天樞光帶領了一支人馬，衝回了國境。

崔（忽然想起，狂喜地）啊，天，這跟韻玉做的夢是一模一樣的呀！怎麼這樣的巧合啊？（忙對屋內叫）韻玉！韻玉！（又催問金）好、好、好、你說下去吧！你說下去吧！

金 在邊境遇到了日本兵，兩邊擺開隊伍，就大大的打了一仗！聽說還殺死了許許多多的敵兵呢！

崔 (痛快) 那總算替我們韓國人大大的出了一口惡氣了！後來呢？

金 (不敢直說) 後來，……後來敵人吃了這個大敗仗，便調了大批的援兵，從四面八方包抄了過來，可是我們的隊伍却很英勇，從早到晚，都打得非常的激烈！

崔 (有點發抖) 哎呀！那不很危險麼！

金 當然危險！不過，快要到天晚的時候，我們的隊伍却突破了重圍，撤離國境，仍然退回到長白山中去了！

崔 (非常失望，驚怖地) 樞光呢？可有什麼消息？

金 消息倒沒有什麼消息，不過，隊伍都退走了，我想，他總會平安吧！

崔 (擔憂) 那可難說啦，……唉！

金 (連忙安慰) 不，老太太！您別亂起疑心，我敢說，樞光是一定很平安的！您請放心！您請放心！

崔 (還是很擔憂) 唉，南鎮！樞光連半點兒確實的消息都沒有，您叫我怎麼能夠放心得下呢！

這時，韻玉忽從內室中走出來了。

玉 姑媽！是您叫我？(望了望南鎮和老太太) 你們在說什麼哪？

崔 (怕她聽到連忙掩飾) 啊。韻玉！你沒有聽到嗎？

玉 (搖頭) 沒有。

崔 (時真愛爲假喜) 我們在談權光呀！

玉 權光？

崔 (假笑) 是呀！你還不知道，權光可有好消息來了啊！

玉 (半驚半喜) 哦，可有什麼好消息？

崔 南鎮說：最近那邊有人來，說權光帶的兵在邊境上打了一個大勝仗哩！(面對南鎮，要他承認) 是吧，南鎮！是大大地打了一個勝仗吧？

玉 (驚喜) 真的麼？南鎮！

金 (只好說謊) 真……真的！

玉 (狂喜) 啊，那多痛快！可是權光呢？他的兵現在可打到什麼地方了？

崔 (支吾) 我，我，我不大說得清楚，南鎮！還是你，你說吧！

金 (只好陪說) 聽說，他現在打了一次大勝仗以後，高高興興的就把兵帶回長白山休養去了！

玉 (笑着，興奮地) 他爲什麼不打回國來呢？

金 是呀，我也是這樣的想。

玉 (鬱憤的) 他去了那麼久，這回有人來了，怎麼連半封信都不給我？

金 信是不好帶的，這可不能怪他。

玉 (非常担心) 那邊天氣那樣的冷，聽說一到冬天，就到處都是冰雪，他的身體可受得了麼？

崔 是呀，恐怕已經瘦得不像人樣了？

金 (寬慰) 不，一點也不瘦，聽說他在冰天雪地裏，煨乾了幾個月，却反而比從前添多了！

玉 (歡喜) 真的麼？

金 當然真的。

崔 (笑了) 喝喝，韻玉，這你總可以放心了吧？

玉 (也笑了) 啊，姑媽！您呢？——您放心嗎？

崔 (只好點頭，可是心裏却酸楚得很) 我，……我，我當然放心！

玉 (愉快的笑着) 只要您放心，我當然也很放心啦！

崔 (一陣心酸，笑出一滴熱淚來) 唉，韻玉！我們娘兒兩個真夠可憐啊！

玉 怎麼，您哭啦？

崔 (有點支持不住) 不，我太高興了！

玉 (體貼地) 您累了，姑媽！進去休息一會吧！

崔 不，我不累，我還要去佈設寢室。哦，南鎮，你坐一會我就來。

金 伯母！您請便。

崔老太太怕自己支持不住，慢慢走進內室中去了。

權 從左邊的門口探出頭來望了一望，他見他母親已經走了，才挾着一大捲東西，跳了出來。

玉 玉 （對玉，新潑地）呵，嫂嫂！你給我繡的國旗呢？我就差你那一件東西了啦。

玉 我還沒有繡好呢！

玉 玉 （急懇）請你快點，好不好？我等着要用呀！

玉 玉 好，再過兩天，一定給你。

金 金 （頑皮地）謝謝，謝謝，叩頭，叩頭！

金 金 （笑問）怎麼樣？你的東西全都弄好了嗎？現在可以給我帶走了麼？

金 金 （活潑地）可以，當然可以！（一下把那捲東西攤開，大聲地）略，你來瞧吧！這是傳單，（望了一下窗子，怕有什麼人會聽到，連忙把聲音縮小）這是費報，這是小冊子，請你仔細的瞧瞧，你看，我的技術還不算壞吧？

金 金 （稱讚）好，——好極了！

金 金 （非常得意）我這幾天正在練習畫呢！要是油印機好一點的話，也許還要印得更精

綴一些。

已經很不錯了。

金

（笑着）好，那你就拿去吧！

權輝剛欲將各種油印品交與南鏡，忽然崔老太太出現在內室的門邊，這可把權輝和韻玉都嚇住了。

崔

（瞧見了權輝手中的東西，驚問）權輝！你那是些什麼東西？

輝

（一嚇）啊，媽！

崔

給我看看！

輝

（掩飾）不，媽！——盍來玩兒的呢！沒有什麼看頭！

崔

（越起疑心，命令地）你別管，快點給我！

金

（不懂）權輝！不要緊的，你就給老太太看看吧！

輝

（大窘）不，媽！真沒有什麼看頭呀！

玉

（着急，怕把這件東西交）那您就不該看了吧！

崔

（不聽）不，我一定要看看！

輝

（又氣又窘）媽，您爲什麼一定要看呢？

金

（催促）那你就快點給老太太吧！權輝！

崔 (嚴厲地) 你聽到沒有？快點給我！

輝 (窘極了，忽然撒起野來，隨手就將手巾的那些東西，一件件的丟了出去) 好了，您通通都拿去看吧！

玉 (大驚，責之) 輝弟！你這叫什麼啦！

金 (大驚，責之，同時地) 你瘋了麼？權輝！

崔 (忍着氣，把地上的傳單畫報，拾起來看了一看) 噯！原來是這些東西啊！難怪你
一定不肯給我看！

客內的空氣，頓時緊張了起來。

玉 (勸解) 姑媽！您就算了吧！輝弟還是一個大小孩子呢！

崔 (不理) 權輝！你過來！

權輝一臉通紅，立着不動。

崔 (生氣) 剛才不久，你就在這兒，當着韻玉的面，答應我的話，你可還記得。

輝 (不快) 記得。

崔 記得很清楚！

輝 記得很清楚！

崔 (大怒) 那你爲什麼要瞞着我去幹這些事情呢！你這是不是有意要欺騙你的媽媽？

你說：一個青年人，需要誠實？還是需要扯謊？你說呀！

輝（忍受不了，大發起孩子脾氣來）啊，媽！您這樣逼我幹什麼！你還配人家稱呼做韓國的偉大的母親麼！

（同聲）權輝！

（彷彿迎頭吃了一擊，渾身氣得發抖）啊，韻玉，你聽！你聽！這就是你輝弟對我說的話呀！（傷心地）啊，天哪！

玉（斥責地）輝弟，你真太魯莽了！（說罷連忙奔去扶着崔老太太）

金（非常不滿，質責地）權輝！你這是什麼態度？

玉（扶着崔，勸慰）姑媽！您別難過！輝弟真還是一個不大懂事的大孩子哪！您別生他的氣！別生他的氣！

金（氣問）我問你，權輝！你為什麼不把你的行動告訴你媽媽？

輝（難過）我怎麼敢告訴她呢！

金 爲什麼不敢？

輝 啊，你不知道！

金 哼，我不知道！你家裏的事情，有那一件我不知道？

輝 唉！

金 你沒有想想！你剛才的態度像什麼樣子！

玉 (刺一句) 他是在他媽媽面前逞英雄呢！

金 英雄，什麼英雄！那簡直是胡鬧！

輝 (有苦說不出) 唉，南鎮！你不知道我心裏的痛苦！

金 (越說越氣) 痛苦！哼，你有了這樣一個母親，你還要痛苦，那你真才活該！

輝 (辯解) 哎呀！南鎮！你剛才不是親眼看見的麼！

金 (駁斥) 那你為什麼不早跟你媽媽說明呢！誰叫你去隱瞞她？誰叫你去欺騙她？

輝 訴你：天下沒有一個母親不擔心自己兒子的危險的，爲了我們的祖國，你母親的變

姓已經夠大了，她爲什麼不疼你，愛你，擔心你呢！像你母親這樣識大體顧大局的

人，你只要什麼都告訴了她，難道她還會來阻撓你嗎！

輝 (似乎還有苦楚) 唉，你別說了吧！

金 (大表不滿) 你還不甘心服，是不是？告訴你：一個不能體貼自己母親的痛苦的人，

我就不願跟他做朋友！

輝 (垂頭無語)：

玉 (怕他們的友情破裂) 南鎮！你請坐吧！(笑笑) 我看你真不愧是輝弟的一個老弟

哥呀！

（似覺自己太感情）韻玉！你不會怪我太感情吧，剛才我實在太忍不住了！（轉對崔，解釋地）啊，伯母！我是一個從小就沒有母親的人，我既沒有兄弟，也沒有姊妹，我敬愛您，就像敬愛我自己母親一樣。我對待權輝，因此，我剛才才對他那樣的不客氣呢！

（從痛苦中抬起頭來，感激而又感動地）好，好得很，你應該這樣。（似乎有躊躇悔）不過，今天，今天倒是我……我……錯啦！您錯？

（坦白地）唔，是我的錯！

姑媽！您……

（受不住良心的苛責，忽然奔到崔的面前，懺悔地）啊，媽！剛才是我錯了！請讓老人家原諒我吧！

（撫着權輝，悲喜交集，默然無語）……

（快活地）噯，這末才像是一個大人呀！半擱的沉默。

同金（將地下的油印品收拾起來，藏在身上）我得出去一下，一會兒再來。（欲行）你上哪兒去！

金 我去打聽打聽李太王的消息，回頭再來告訴你們。

玉 好，那你就去吧，希望你早點來。

金 好的，老太太，我去了。

南鏡告別而去，他剛跨出門不久，忽又匆匆的折了回來。

金 (笑對輝) 權輝！你的好朋友來了。

誰？

金 蘭秀！

玉 (一驚) 蘭秀？

崔 (沒有聽清楚) 誰呀？

輝 (不好意思) 媽！……

金 (對輝，玩笑地) 你還呆在這兒幹嘛！佳賓光臨，你還不快去迎接？對不住，我可不能奉陪了啦。(笑着就走出去了)

崔 (追問) 究竟是誰呀？權輝！

權輝不答。

玉 (微微一笑) 姑媽！是李蘭秀！

崔 (臉色一變) 哦，是她！她又來幹嘛！

玉 當然是來看輝弟的囉！

崔 (不高興) 這真不像話，那樣大的姑娘，還是這樣東奔西跑的，這就是他李家的家教！

輝 (焦急，懇求地) 媽！您讓我去……

崔 (截住了他的話) 不行！

玉 (忙勸) 姑媽！人家已經來了，怎麼好不接待呢！

輝 (再懇求) 媽！您又說不下去了……

玉 姑媽！您就讓他去吧！看他急得多可憐哪！

崔 (望了望輝，心有點軟了) 可是…… (輝見崔默允，折身就跑，崔又疼愛又感地) 唉，年輕人……

玉 (瞧着崔的模樣，忍不住輕聲的笑了) 唉……

崔 老太太折轉身，韻玉笑着把她扶了進去。

一會，權輝陪着蘭秀走進客室中來了，

輝 (欣快地) 蘭秀！你來得真好，這幾天來，我實在痛苦極了，要是我今天還看不到你 (天真地) 那我真要哭了呀！

秀 (多感地) 權輝！我還不是跟你一樣，要是我今天再看不到你，那恐怕我也真要哭

了呢！

輝 (愛憐地) 關秀！你還是想開一點吧，你瞧，你已經比從前瘦得多了！

秀 (憤嘆) 唉，權輝！你替我想想：我家裏簡直就是一座囚牢，叫我怎麼會不瘦呢！你家裏的情形究竟怎麼樣了？

可更嚴重了！

輝 (吃驚) 哦！

秀 我爸爸就要強迫我跟許國龍正式訂婚了呀！

(大驚) 訂婚！

秀 而且日子都訂了呢！

輝 (急得跳) 怎麼？日子都訂了？

秀 今天二十八號，就是下個月的十五！

輝 (又氣又急) 哎呀，那怎麼辦呢？那你，你，你，為什麼不起來拚命反抗？

(憤訴) 我怎麼沒有反抗呢？一開始，我就跟我媽媽吵，後來我又同我爸爸鬧，我對他們哭訴，對他們哀求，對他們軟勸，也對他們硬罵。有時我心裏想橫了，索性就在家裏亂翻亂跳，亂哭亂罵，亂敲拍子，亂打東西，可以說什麼方法我都用盡用絕了，可是，那又有什麼用呢！我爸爸的心腸，還是跟鐵一樣，說來說去，你就把

天都鬧翻了，他還是給你一個不肯讓步！

輝（感到棘手）唉，你爸爸怎麼這樣的沒有人性呢！難道他一點也不愛你？

秀他說他就是爲了愛我，才這樣的對我呀！

輝這哪兒是愛你？那簡直是活埋你嗎！

秀像這一類的話，我真不止跟他說過千百遍了，可是他聽，他一句也不聽，可把他

有什麼辦法呢！

輝唉你爸爸也真太頑固了！

秀（憂愁地）現在我是什麼氣力都用盡了，可是黑暗的日子，却一天又一天的壓得我

氣都喘不過來，啊，權輝！看看下個月十五，一轉眼就要到了！你看我該怎麼辦？

輝（慰之）我想，像你這樣剛強的人，辦法總會有的吧。

秀（堅毅地）是的，我有我的辦法，我從前不是對你說過，到了毫無辦法的時候，我

會飛的麼，現在我可真想飛，真想逃走了啦。

輝對，你真該逃走了！

秀（忽又疑憂地）不過，我的眼前到處都是一片黑暗，我可應該先向哪兒飛？先向哪

兒逃呢？啊權輝！你可有什麼力量來幫助我呢？

輝（連忙答應）有，有，有，你只要肯逃走，我一定來幫你的忙！

秀 (不大敢相信) 你可有什麼辦法來幫我的忙呢！

輝 (自誇) 辦法可多得啦！不過，(稍停，忙又改口) 不過，你要我具體的告訴你，却還得要等兩天！

秀 爲什麼還要等兩天？

輝 (天真地) 我還得要跟南鎮商量哪！(大吹) 你不知道，南鎮的本事實在大得很，他可以介紹你去教書，也可以介紹你去做事，他可以送你到東北，也可以送你到上海，他雖然跟你還不十分相熟，但他對我却像自己的親兄弟樣的。(越說越有勁)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的事也就是他的事，你只要肯託他，他準給你辦得週週到到，妥妥貼貼！

秀 (爽快) 好兒，就這麼辦，只要南鎮肯幫我的忙，我就一切都放心了。

輝 你儘管放心，南鎮做事，準不會錯。

秀 (匆急地) 好，那我就專等你的回話吧，兩天之內，你記着：我不來，你就得請韻玉到我學校裏來，現在我可要走了。

輝 噫，你這樣忙什麼呢！好容易我們才碰到一次面，怎麼你就走了！

秀 你不知道，我剛才還是偷着來的呀！我的身邊常常都有一個老媽子監視着的，我一回去遲了，恐怕就有麻煩！

輝 聽不進，會有什麼了不起的麻煩？

秀 (急忙解釋) 哎呀，你總是這樣說，你還不曉得，剛才我爸爸強迫我同他出來買我訂婚時候用的東西，我乘他有事去了，我就對那監視我的老媽子說，我要去看看我的老師。這樣，我才偷着跑到你這兒來的。我要是再不回去，說不定我爸爸疑心我到了你們這兒來了呢！

輝 (驚問) 哦，他怎麼會這樣起疑心？難道他知道了我們的關係？

秀 他早就知道了，還盤問過我好幾次！

輝 你可承認？

秀 承認！我承認什麼呀？

輝 是誰告訴他的？

秀 還不是許國龍那傢伙！

輝 (怒罵) 王八蛋！真是一個王八蛋！

秀 (欲行) 我可真得走了！

輝 (戀戀不捨) 唉，秀！你叫人難過。我們好不容易才碰到一次面，那曉得你這樣匆匆的來，又這樣匆匆的就去了！

秀 (也很依戀地) 你別難過吧，還輝！我想，我只要能夠飛出我那黑暗的家庭；那你

還愁我們會沒有常常見面的機會麼！

輝 (無可奈何地) 是的，我也只好那樣想。

秀 你只要能夠那樣想，那我的心裏就輕鬆得多了。

輝 只要你心裏很輕鬆，那我的心裏也就會沒有什麼大痛苦。

秀 我們再見吧？

輝 再見。

蘭秀走出去了。

權輝折轉身來，彷彿頓時失掉了什麼樣的，來回的在室中踱來踱去。一會兒望望，一會兒又嘆嘆氣，好像心裏很淒苦的樣子。

過了一會。

南鏡却驚慌慌跑進室中來了。

金 (驚惶) 權輝！你知道嗎？李太王死啦！

輝 (吃驚) 哦！

崔老太太和韻玉也從內室奔出來了。

玉 (替問，同聲地) 什麼，李太王死了？

金 是的，就是今天死的！

耀 (疑問) 這可怪了，從來都沒有聽說太王害過重病，怎麼突然就會暴死呢？

玉 (懷疑) 這真死得奇怪呀！

金 (悲憤地) 大家都在說，是日本強盜在昨天晚上用毒藥來把太王毒死的！

玉 (大驚) 哦，這真太毒辣！太毒辣了！

輝 (大驚) 難怪他們昨天晚上要派重兵去把皇宮守着啊！

崔 (不解) 哎呀，日本人爲什麼要下這樣辣的毒手呢？

金 (說明) 這還不明白麼！現在巴黎的和平會議正要開了，他們就怕太王又要派代表

去要求獨立，所以才先下手把他毒死的呀！

崔 (異常悲憤) 啊！天哪！這就是「亡國之君」的下場！「亡國之君」的下場！連我

們韓國的君主都遭了這樣的毒手，像我們這些老百姓，不跟一隻鷄，一隻羊一樣，

隨時也都可以聽人家來宰殺的麼！

金 (激憤地) 不，伯母！我們不是一隻鷄，也不是一隻羊，日本人謀害得了李太王的

性命，可消滅不了我們韓人心頭的憤恨，您老人家請慢慢聽着吧，您瞧我們會怎樣

去向那些罪惡滔天的強盜，去討還我們這十年來的血債。

耀 (忘記了一切，大聲地) 對，我們應該去討還我們這十年來的血債！

崔回頭驚顧，玉忙奔去堵着耀嘴。

櫻 花 之 歌

大家回頭一看，只見窗子上，現發一個懸察的身影。

——幕落

第三幕

人

崔老太太

朴清玉

金南鏡

李蘭秀

李永壽

安大嫂

趙三嫂

韓警甲

時

一九一九年，二月一日。

園花之歌



景

全第二幕。

天快亮了，窗外的曙光正漸漸的在黑暗的天地上披展開來。

遠遠的有佛寺和禪堂鐘聲，裂人心魂的，在斷斷續續的鳴響着。

室內左角的一張小桌上，燃着一盞油燈，供着一杯淨水，信仰天道教的崔老太太，正手持一百零八顆唎珠，跪坐在地，很虔敬的正在唸着咒文，作着「心告」。

一會，鐘聲漸漸的靜下去了。

室外轉轉的靴聲，沉重而又緩慢的，却又一步緊一步的響了過來。

這時，韻玉從內室靜悄悄的走了出來，她望了望室中，忽然她瞧見左邊的窗子上，閃現着一個警察的模糊的身影，這可把她驚着了，她緊緊的靠着門邊，心裏却微微的有點發抖。

崔老太太却没有注意到這些，她還是很虔敬的在作着她的「心告」。

崔（喃喃的返復唸着咒文）——「至氣今至，願為大降，侍天主，造化定，永世不忘，萬事知」。

唸畢，她靜了一靜，然後她才立起身來。

立在窗外的那個警察，似乎看見室中沒有什麼動靜，也就拖着那驚人的脚步聲走開了。

這時——

玉（突然奔到崔的面前，驚怯地）姑媽！你剛才聽見那警察的影子了嗎？

崔（一驚）哦，我倒還沒有聽見！

室外，正在響着警靴聲。

玉（驚指）您聽哪！這就是他的脚步聲！

崔（傾聽，有點不安）哼，真沒有想到，天才剛亮，這些傢伙卻又來光顧了！

玉（詫異）奇怪！為什麼近來我們的屋前屋後，常常都碰到這些東西！

崔 別去理他！

玉 我真不懂！一個人的活路很多，大家都是韓國人，為什麼他們偏要去吃這一碗血饅呢？

崔 恐怕也是無可奈何吧！我們真替這些沒靈魂的人可憐！

玉（擔憂他）唔，姑媽！近來外邊的情形緊得很，也許真會鬧出什麼亂事來呢！

崔（驚問）你可聽到些什麼？

玉 您想麼，自從前一個月李太王慘死了以後，全國人心都痛憤極了！到處都有學生罷

課，商人罷市，各鄉各都種田的人，爲了要來送葬，也都像潮水一樣的拚命地向京城裏湧，現在全國上下都鬧得人心惶惶；我想只要有人肯起來點一把火，那恐怕會鬧得天翻地覆了！

崔 唔，我也知道這樣的想啦，就拿我們的教主孫乘熙先生來說吧，從前他是絕口不談時局的，現在可怪得很，他却天天都叫人家跟我們討論起國事來了呢。

玉 別說孫乘熙先生，您就瞧瞧昨天我們家裏來的那兩個鄉下女客人吧！啊，您瞧她們那種傷心的樣子，（忽然聽到門內安大嫂的話聲）……

門內：

安大嫂的聲音 走吧！走吧！太遲了啦！

玉 （不便說下去）啊，她們出來了，這們出來了！

農婦安大嫂和趙三嫂悲苦的從內室中走出來了。

崔 噫，你們爲什麼起這樣早？天才剛亮呢！

安大嫂 我們真打攪您老人家了。

趙三嫂 我們想到外邊去一去。

崔 上哪兒去？

趙 我們想到王宮外邊去一趟。

玉 去做什麼？

安 (眼睛紅紅的) 我們許多鄉下來的人，都是約好的，我們想去哭一哭太王呀！再過兩天，太王的靈柩不就要出殯了嗎？我看還是到送葬那天再去吧！

安 不，我們鄉下人是約好的，我們就要去，我們就要去。

趙 (感嘆) 啊，太王實在死得可憐了，太可憐了！

崔 唔，你們真忠心！真忠心！

玉 真難得！真難得！

安 大嫂和趙三嫂很難得的從門口走出去了。

崔玉 (同聲感嘆) 唉！

室外遠遠的馬路上傳過來一陣嘈雜的腳步聲，從那片嘈雜聲裏隱隱的可以聽到許多多的人在很傷心的哭泣着。

玉 (一驚) 啊，姑媽，您聽！街上好像有一羣人在哭？

崔 (聽了一聽) 唔，那些人，多半也是到王宮前去哭太王的啦！

室外，一片悲慘的哭泣聲，在淒冷的長風中，一陣又一陣的傳進來了，她們兩人聽了一聽。似乎心都全碎了！

玉 (感動，難過的) 唉，姑媽！您聽那聲音哭得多悽慘啊！

崔 (難過) 唔，是的，真悽慘！

玉 他們不僅在哭太王，也假在哭自己呀！

崔 (憂愁地) 噯，韻玉！我心裏真愁得很，我真有點兒怕呢！

玉 您怕什麼？姑媽！

崔 哦，我怕你輝弟……

玉 (忙慰之) 您還怕什麼呢，輝弟在外邊幹的事情，不是全都告訴您了嗎？

崔 (苦惱) 哎，一個做母親的人苦就苦在這些地方，要是你輝弟什麼都不告訴我，我自然替他很擔心，可是等他什麼都告訴了我，我反而却有一點也都放心不下，這麼說呢？

玉 這可就難說了啦，姑媽！

崔 (感慨) 唉，韻玉！你懂麼？這就是一個做母親的人的心啊！

玉 (勸慰) 姑媽！我對您還是把心腸放硬一點吧！您既然覺得輝弟是應該這樣去幹的，您就大着胆兒讓他去幹好了，像您這樣憂來憂去，一年四季都像坐在愁城裏樣的，那又何苦呢！

崔 (首肯) 是的，你的話說得很對，我也常常都在想：權輝沒有錯，他是對的，他繼承了他父兄的遺志，他使我光榮，使我快樂，我還要擔心他幹什麼呢？

玉 (接了過去) 對的，姑媽，您應該多多的鼓勵鼓勵他才對呀！

崔 (感到矛盾，痛苦地) 可是我却沒有辦到！我還是心驚胆戰的，常常都在替他擔憂呢。

玉 啊，姑媽！您的心，真太矛盾了！您總得想法改一改才好。

崔 唉，玉韻！我一下子怎麼改得過來呢！你想想：我們這一家人的人命運，(說順了嘴) 譬如我們就拿權光來說吧，直到今天，我們都還是一點兒具體的消息都沒有接到過，你叫我怎麼不……(一下看見了韻玉憂鬱的面容，連忙改口，) 啊，你看我又說到權光的身上來了，爲我，我這人真糊塗，爲什麼我突然又去提起他來了呢！……唉！

玉 (嘆氣，愁苦的) 唉！

崔 (憐愛地) 我又引起了你的難過了罷，韻玉，啊快，快別這樣！我們的心還是放寬一點的好，放寬一點的好！(苦笑) 噫，你剛才不還在勸我嗎？你叫我別擔心權光，那你又爲什麼忽然擔心起權光來了呢！(親親熱熱的撫着玉肩) 變，你得像你站媽一樣，快把心放寬一點！放寬一點！

玉 (緊緊的挨着崔，淌下一行熱淚來) 啊，姑媽！……

崔 (愛撫) 唉，韻玉……

片刻的沉默。

清晨的陽光，慢慢的照上窗來。

這時櫃裏很匆忙的從內室中走過來了，他人還沒有到，但他的聲音却先到了：

——媽：幾點鐘了？

崔（望了望窗上的陽光）太陽才剛出來呢！

輝（走出，生氣勃勃地）啊，我今天的事情可真多啦！（邊說邊整理着身上的衣服，好像很要漂亮的樣子）

崔（你可有什麼了不起的事情？）

輝（活潑地）媽，我的事情多得很，我又要出去，我又不能出去，我要到外邊去找人，我又不能不在家裏等人。

崔（冷笑）那你簡直成了忙人了，我問你究竟要去幹嘛？

輝（微笑）啊，媽！今天可該我們痛痛快快的去幹一下了！

玉（忙問）你們究竟要去幹些什麼啦？

崔（你就快歸告訴我吧？）

輝（笑）媽，連我都還不大詳細知道呢！（與秀地）總之，從今天起我們韓國人，就

要變成獨立自由的人了！

玉 (奇怪的) 這話什麼意思？

崔 (催問) 快直截了當的告訴我吧！

輝 一會兒南鏡來，你們就全都可以知道了！

玉 南鏡要什麼時候才來呢？

輝 我想總快來了罷？

玉 那你又還要在家裏等誰？

輝 (不大好意思) 等，等蘭秀！

玉 (一笑) 哦，她也要來？

輝 昨天我得到她的信說她今天早上也許可以偷着來看看我們呢！

玉 不是聽說她已經被她爸爸嚴禁起來了嗎？

輝 是呀！呵，這回她的苦痛可真夠大了！

崔 (同情的) 唉，真是多好的一個女孩子啊！

玉 (微笑着) 姑媽！我從前，對您說她好，難道不相信呢！現在怎樣？您可也跟着我
到碼頭起她來了啦！

崔 (對玉) 從前是從前，現在是現在，過去的事就別在提牠了，我自從那次你陪她來
看過我以後，我就覺得這姑娘了不得，實在了不得！真是品行好，學問好，容貌也

好，她那像是李永壽的女兒呢！要是她生長在別的人家，我真想去跟我橫輝提婚了呢。

玉（一笑）那有什麼關係呢！姑媽我看您還是快點找一個媒人去罷。

橫（忽然生起氣來）沒關係！哼，提起李永壽那老狗來我就討厭！你不知道，大前天他還來逼我買這房子啦！像那樣沒有心肝的人，他就把女兒送給我兒子，我也不要呢！

玉（抿嘴一笑）嘻，您不要，可您要知道輝弟可并不不要啦！

崔（也快要笑了）他敢！

輝（羞怯地）啊，媽！蘭秀現在被她爸爸關起來了，您有什麼方法去救救她沒有？

崔（對玉，忍不住笑了）呸，你瞧，你輝弟却來問起我來了！（轉對輝）傻東西！這得問你呀！你可有什麼辦法沒有？

輝（不便答）我……

玉（笑問）對呀，你可有什麼辦法沒有？

輝（只好生氣）唉！

崔（笑斥）你沒有辦法就算了，還來問我幹什麼呢！

玉（玩笑地）啊，姑媽！您就別說了吧！您瞧！輝弟的臉都紅透了呀！

這時，南鎮却從外邊走進來了。他穿一身破舊的服裝，活像一個工人的樣子。

金（彷彿很緊張）橫輝！你都準備好了嗎？快點去呀！

輝什麼都準備好了，（怪問）噫，你今天怎麼突然穿起這種衣服來了？

金我一會兒就要到貧民區裏去呢！

崔（關心地）南鎮！你要橫輝到什麼地方去呀？

金我們都要到塔公園去參加遊行示威去！

崔（驚問）什麼遊行示威！你們今天究竟要幹些什麼呀？

金（興奮地）啊，老太太請您替我們暫時守一守祕密，今天我們三千萬韓國人，在朝鮮獨立團總部的領導下，可要正大光明的向全世界宣佈我們韓國的獨立自由了！

崔（又驚又喜）好！好！你們幹得好！（不無懷疑）可你們究竟準備怎樣幹法呢？

金（越來越興奮）根據我們總部的決定，我們全民族的三十三個代表，就在今天早晨

，一齊集和在太和館，正式宣佈我們韓國獨立，然後將我們的獨立宣言送交總督處

要求日本立即從我們朝鮮撤退！（狂熱地）啊，老太太！您聽吧！從今天起，只過

三天，我們獨立運動的火炬，就會把我們的韓國照成一片光明了！

崔（也很激動）那太好了！太好了！

金（也聽得興奮）啊，要是真能夠這樣成功，那我真不知會快活成什麼樣子了呀！

耀 (對王異常興奮) 你請相信我吧！我想我們一定會成功的，不成功，我們就裏頭敵人鬥到底！

崔 (忽然憂慮起來) 鬥到底！是的，是應該鬥到底！不過，你們可拿什麼東西去跟日本人鬥呢？——你們可有武器？

耀 我們不用武器，我們只是徒手！

崔 (不相信) 徒手？

王 (懷疑) 那也行麼？

金 (自負地) 行！我想一定行的！我們請請的主持人是名譽先生，他告訴我們說：

正義就是我們的武器，人造就是我們的堡壘，只要我們的態度正大光明，我們終未張堅持到底，我們就不用槍刀，也能夠叫日本人在我們的面前低頭的！

崔 (仍懷疑) 唔，怕不那麼簡單。

金 是的，也許不那麼簡單！不過，我們還是幹起來再說，我想只要我們肯幹，辦法還

是有的，今天我們雖然還是徒手，明天也許我們就會有武器！

耀 對！明天也許我們就會有武器。

崔 不錯，還是南麒的話說得不錯。

一個警察模樣的人的身影突然閃現在窗子上。

輝 崔 輝

(突然發現，大吃一驚)啊，小蘇點，(指着窗止)外邊像有人！

(大驚，同聲地)真的！真有人！

(衝動的奔到窗前)誰呀！(用手將窗子一推，窗子開了)

韓警甲直挺挺的立在窗外。

室內的人驚得啞口無言。

輝

(苦笑着，勉強地)哦？是你們啊，請進來坐罷！

崔警甲

(似笑非笑，似怒非怒地)哼，小兄弟！你得當心一點！

說罷，他掉頭就走了。

燈輝忙又把窗子關着。

輝

(有點莫名其妙)噢，這傢伙，倒真奇怪！

(還有點擔心)不曉得南鎮的話，他聽到了沒有？

也許已經聽到了。

崔

那他爲什麼不進來干涉呢？

所以怪呀！

金

(匆促地)不替他！反正再過一會兒，他們都會曉得的，現在時間不早了，我們還是走。

輝 好！

金 你的東西呢？

輝 (指着左邊的門) 在那邊房裏。

金 快去收拾好跟我走啦！

輝 (興高采烈) 行！

權 走了兩步，彷彿想起了什麼似的，忽又徘徊起來了。

玉 (看穿了他的心事) 權輝！你不是還要等一個人麼？

輝 是呀！

玉 那你就等一會再去罷！

金 (催促) 還要等誰呀？——走！

輝 (不便停留，苦惱地) 好，走罷！

權 剛拔脚欲行，崔老太太忽然叫着他。

崔 慢點！權輝！我還有話跟你說！

金 (着急) 慢呀！我可不能等你了，(對輝，叮囑地) 你得快點來！

輝 (一連諾聲)，好，好，好，我就來。

南 誠很慌急的走了。

崔 (慈愛地) 權輝！

權輝 媽！您還有什麼話告訴我嗎？

崔 (矛盾地) 啊，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權輝欲行，忽又叫) 不，不，不，權輝！
你，你得小心一點呀！

玉 (也很關心地) 真的，你真得要小心！你只要一走出這一道門，姑媽的心，也就像跟着你走了一樣，一點也不會安甯哪！

權輝 我知道，媽！您請放心罷！

崔 (稍稍安心) 你只要知道小心，那就好了，那就好了！

權輝 (忽然想起) 啊，嫂嫂！你給我繡的那面國旗呢？快點給我！

玉 哎呀，糟糕！我分明記得是放在我房中的，我先前去看，為什麼都不見了呢！

權輝 是誰拿去了？

崔 (突然) 是我拿了！

權輝 媽！您快點給我！

崔 (又擔憂) 你拿去帶在身上，你不怕……？

權輝 不要緊的！不要緊的！

崔 我看你還是留給我罷！

玉 (望醒他) 輝弟！你一定要拿去幹什麼呢！你到了塔公園，你還愁得不到麼！

輝 (正着想走) 好的，好的，那我就走了！

崔 (矛盾痛苦地) 權輝！

媽！

玉 你要小心呀！輝弟！

輝 我知道！

崔 (彷彿送他上戰場似地) 好！那你就快點去罷！

輝 啊，媽！那我就去了！

權輝掉轉頭來就走。

蘭秀却迎面走了進來。

崔老太太和韻玉瞧見，非常驚喜。

權輝！

人又驚又喜，差點就狂跳了起來！啊！

(對崔，玉行禮) 伯母！玉姊！

(笑着) 啊，蘭秀！你來得真好！輝弟等了你半天了呢！(望了望母，欲行) 你們

快談談罷！一會兒，我們再見。

崔 (不行) 蘭秀！你就多玩一會兒吧！

秀 (很禮貌地) 謝謝，伯母！

崔和玉微笑着走向內室去了。

秀 (熱情地) 鞠，權輝！你等得夠苦了吧！

輝 (也很熱情地) 怎麼不苦呢！你再要來，可真要把我急死了！

秀 (打暈了他一下) 你可有什麼事情要出去？

輝 (支吾) 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事情，我(一頓)我不出去。

秀 (慈愛地) 唉，好容易我又看見你了啦！

輝 這半個多月來我真替你擔心極了，從那天我們分手以後，你怎麼一回家就被你爸爸

關起來了！害我跟着南鎮却三連等了三天啦！

秀 (追述，難道地) 唉，你就別提了吧！從那天我們分手了以後，我本來打算第二天

晚上偷偷的逃出來的，那曉得我三到家，我爸爸就對我說，現在學校停了課，我得

婚的日子又快到了，叫我守在裏，絕對不准出去！就從那天起，一直到今天，我

被許多人緊緊的跟隨着，却一步也沒有離開過家的大門呀！

輝 (同情地) 蘭秀！你真太苦了！

秀 (痛苦地) 苦的日子還在後頭呢！十五號那天不是我訂婚的日子嗎？

輝 (急問) 是呀！你可怎樣渡過那個難關？

秀 (痛苦地) 啊，那幾天真是我一生中難忘的日子呀！從十四那天起，我就絕了食，我流着眼淚對我爸爸和媽媽說：「你們要逼我跟那姓許的訂婚，那我只有餓死！」這上來，可把我爸爸氣極了！他指着我便破口大罵，他說：「你就餓死，我也要你跟許國龍訂婚！」樵輝！你想：我爸爸竟用這種的態度來對我，你說我痛苦不痛苦呢！

輝 啊，蘭秀！你真太痛苦了！可是後來呢？——後來怎樣了？——

秀 後來，我媽媽看我那樣堅決，怕我真會餓死，也就把我爸爸轉了過來，才把訂婚日子改了！

輝 改到什麼時候？

秀 還沒有定呢。

輝 (快聽) 啊，蘭秀！這是你的勝利，你的成功，我佩服你！——我真佩服你呀！

秀 不過，樵輝！恐怕你也爲我苦夠了！

輝 那還用說麼！我自從打聽到你絕食的消息以後，我真急呀！我想，哼！我還是能夠飛簷走壁該多好啦！我只消幾個閃身不就可以跳進你的房中把你打救出來麼？啊，蘭秀！你想我那時候的想法該有多傻呀！

秀 是的，你想得真好玩兒，不過，現在我可用不着你來打救了，(着急地) 你得趕快

說非幫助我逃——

輝（驚喜）怎麼？你可再也回家去了？

秀（焦急地）我還回去幹什麼呢？我佈置了好幾天，好不容易才逃到了你們這兒，你可得趕快給我想辦法！

輝（歡快）好，好，好，我一定給你想辦法。

秀（急問）半個月前你跟南鎮叫我到光州青年會的圖書館去辦事，現在已經隔了這麼久，是不是還成？

輝（肯定地）成，當然還成！

秀 我怎麼走法？

輝 那得找南鎮寫介紹信。

秀 南鎮呢？

輝 剛才還來過。

秀 現在到什麼地方去了？

輝（不便直答）啊，今天他的事情特別多！

秀（急懇）你快去給我找他來罷！

輝 你可立刻就要走？

秀 能夠趕快趕好！

輝 稍微遲一下不要緊罷？

秀 (異常焦急) 不行！萬一我爸爸追來了，怎麼辦呢！

輝 (息焦急起來) 哎，糟糕！偏巧南鎮却正有事請呀！

秀 那可怎麼辦呢？

輝 (大感不安) 哎，真的，這可怎麼辦？(忽然) 啊呀！糟糕！糟糕！我也還有一點

要緊的事情，得馬上就要出去呀！

秀 (非常意外不快地) 噫，你不是對我說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事情嗎？

輝 (惶忽萬分但却誠懇地) 啊！蘭秀！真對不起你，現在就請你在這兒多留一會吧？

我立刻出去把事情辦好，馬上就可以把南鎮換着一道回來的！

秀 那怎麼行呢！我爸爸是知道我常到你這兒來的，要是他進來了，那可怎麼辦？

輝 (惶急) 不要緊的，不要緊的！你在我家裏躲一躲就行了！(欲行)

秀 (大不滿意) 你有什麼了不起的事呀！你怎麼好丟我一個人在這裏你就跑呢！

輝 (急着想走) 啊，今天的事，實在太重要了，我現在沒有時間來跟你詳談，

再從頭到尾痛痛快快的來跟你細說吧，(忽對室內高呼) 韻玉！韻玉！嫂嫂！

內室裏韻玉的應聲：嚶，什麼事呀！

大聲地）你快點出來陪陪蘭秀罷！我要走了啦！

韻玉的應聲：好，我就來！

韻玉（匆急而又愧疚地）啊，蘭秀，你真是一萬個對你不起！我可真得要出去了。請你

在家裏安安心心的跟韻玉談談罷！你放心！我不到一個鐘頭，就可以把南鎮運回來。

，請你特別原諒，我去頂多不到一個鐘頭，一個鐘頭！

，權輝匆匆忙忙的折轉身就走了。

秀（困惑地）玉姊！權輝這樣匆匆忙忙的就走了，可真有什麼要緊的事？

玉（奇怪）噫，他沒有對你說麼？

秀 沒有！

玉 哦！他爲什麼不告訴你呢！

秀（悵惘地）也許有什麼祕密的事，不便告訴我罷！

玉 不會的，對於你，他還會有什麼事不好公開！

秀 可他却真的什麼也沒有告訴我啦！

玉 剛才南鎮跟他在這裏說：今天全韓國的三十三個民族代表，馬上就要在太和館正式

宣佈韓國獨立了，他忙着要走了，就是要到塔公園去參加京城示威遊行！

秀（驚喜）哦，怎麼這樣重大的事情，他都不告訴我呢？（有點懷疑）是我們女子沒

有參加的資格？還是他真正有點不信任我？

玉（笑着解釋）不，蘭秀！他怎麼會不信任起你來了呢！也許是他告訴了你，怕你會替他擔心啦！

秀（慨然）唔，也許是的，也許是的，不過，他真也想得太周到了！

玉（一笑）這可就是他細心的地方啦！

秀（慨然）唉，玉姊！我在家被關了這半個多月，可真跟這世界隔離了！（興奮地）啊，今天真是一個多麼光榮的日子啊！我剛從我那黑暗的牢獄裏衝破了出來，就碰到這樣一個偉大的日子，我真高興，真快活呀！（欲行）噯！玉姊！我……我可也要去了！

玉（有點意外）你可也要去參加？（憂慮地）哦，蘭秀！你還是考慮考慮吧！萬一你爸爸看到了你……

秀（堅決地）不要緊的，玉姊！爲了光復我們的祖國，大家都肯去苦鬥，我怎麼好躲在這裏，（急欲行）我要去了！

玉（讚佩）啊，蘭秀！我佩服你！

蘭秀很堅決的折身就走。

這時，李永壽氣狠狠的却迎面走來了！

韻玉大吃一驚。

秀 (突然聽見，失聲驚叫) 啊，爸爸！

李 (憤恨地) 哼，我知道，我知道你是逃到這個地方來了！(對秀，厲聲地) 你說你一個人跑到這裏來幹嘛！

秀 (痛苦地) ……

李 (逼問切齒地) 噫，你說呀！你究竟跑來幹嘛？

秀 (顫聲地) 我來看我弟同韻玉的。

玉 (連忙接上) 是的，老伯！她是來看我的。

聞着吵聲，這時崔老太太也走出來了。

李 (瞧了韻玉一眼) 哼，看你的！你們以為我不知道，是不是？(又瞧了崔老太太一

眼，怒指韻秀) 她分明是來看那小流氓的！

崔 (忍受不了，怒問) 你這是什麼意思？噯，李老先生！你說話可得要有點分寸！

李 (凶橫地) 分寸！哼，什麼分寸不分寸？我說你的兒子是一個流氓就是一個流氓！

秀 (覺得難堪) 爸爸！

李 (對秀作怒地) 滾開！(轉對崔) 我警告你，崔老太太！你那個小流氓你得好好的

教管教管！他要是再來勾引我的女兒，再來破壞我們父女的關係，我今天先給你說明

，我可要把他抓到監牢裏去！

崔（氣極）哼，你怎麼這樣的橫啊！你有本事抓我的兒子你來抓吧！我活了這麼大，真還沒有瞧見過你這樣不講道理的人物！

李（惡狠狠地）哼，你以為我對付不了你，是不是？你瞧！哼，三言兩語，我就鬆開你們一家就都從這裏跟我滾出去！

崔（氣憤之至）你想來搶佔我的房子，是嗎？哼，你休得做夢！你休得做夢！

李（驕橫地）那你就瞧吧，看我有沒有本事趕你滾！（轉對秀）走！快跟我回家去！

秀（堅決反抗）我不回去！（但她却拔腳就走！）

李（驚問）你不回去，那你到什麼地方去？

秀（斬切地）我要到我應該去的地方去！

蘭秀飛快地就奔出去了！

李（氣得發抖）胡說！（怒指蘭秀的背影）這東西簡直不是人！不是人！我若你就該得了麼！

李永壽連奔帶跑的也就跟着追了出去。

玉（長嘆）唉，蘭秀碰到這樣一個爸爸，真太不幸了！

崔（餘怒未息）我說過的，那老狗那是一個人呀，你看！他剛才那副樣子真不像話！

真不做話。唉！（感慨萬端）韻玉！我想來想去還是我的兒子們好呀！我活到了這大的年紀，氣也受夠了，淚也流乾了，有時候我真想跟他們一道去幹呢！

玉 姑媽，要是您去，我也要跟您去呀！

室外遠遠的傳過來一片羣衆的怒吼聲，響然的可以聽到有人在高呼：「韓國獨立萬歲！」

玉 （驚）啊，姑媽！響聽！

崔 （再聽）是他們來了麼？

玉 （再聽）是的，一定是那些示威遊行的人來了！

韻玉幾步奔到窗前，一下把窗子掀開，一片溫暖的陽光，射了進來，把大半間房間照耀得非常的明亮。

羣衆的憤吼聲，像狂流似的，洶湧出來了！

崔 （奔到窗前，看了一眼，驚喜地）嚶呀！真是他們來了啦！啊啊，你瞧！你瞧！人真多得很呀！

玉 （歡快）啊，姑媽媽你看見了嗎？那些在半空中飛着的傳單！那些飄來飄去的太極旗！

崔 （狂喜）唔，唔，唔，我都看見了！我都看見了！（異常感動忽然在身上摸了幾下

「噫？你輝弟那面國旗呀？」

玉：「您不是早就拿來了麼？」

崔：「（走了幾步）哎呀！我放到那裏去了呢？」（再一摸，忽然從身上拿了出來大喜地）
啊，在這兒！在這兒！」

崔老太太奔進窗口，一下把太極旗展開，不停的對着窗外的羣衆搖動着。
羣衆的狂吼聲愈近。

這時警察甲突然慌慌張張的奔了進來。

這可把崔老太太和玉都驚住了！

警察甲：「（指着手裏的太極旗）把那旗子給我！」

崔：「（大怒）啊，你，你，你在這樣的時候，還撞到我家裏來幹嘛？」

警察甲：「（發急地）請你快點把旗子給我呀！」

崔：「（憤怒之至）你跟我滾出去！你這沒靈魂的東西，你以為我們還會怕你麼！我問你

：你不是韓國人？你說，你是不是韓國人？」

警察甲：「（知被誤解，急得跳腳）誰說我不是韓國人呢？（丟了警帽）我是韓國人！（

脫了警衣）我是韓國人！（擲了警刀）我是韓國人！啊，老太太！這幾個月來，你們

家裏幹了些什麼，你以為我沒有瞧見麼？我要不是一個有良心的韓國人，我早就把你

的兒子抓去了！

玉（非常意外）哦！那你一定要追圍旗來幹嘛呢？

崔（也非常意外）是呀？

警察甲（一下奪了崔中手的太極旗）我是一個韓國人！我也要跟着大家一道去！

說罷，揚着旗子，折身就跑。

玉（狂喜驚呼）啊，姑媽！

崔（狂喜驚呼）啊，韻玉！

兩個人緊緊的抱着，眼淚都差點笑出來了。

憤吼着的示威羣衆，像怒濤似的撲着排山倒海之勢，奔流到室外的馬路中間來了，從室內的窗口望去，只見半空中，各色繽紛的傳單在不住飛舞，火焰似的旗幟在隨風飄揚。

玉（奔到窗前）啊呀，姑媽你快來看！你快來看呀！你快來看呀！你看那傳單旗子真多啊！

崔（大受感動，狂喜地）真呀！啊！韻玉！我真要哭了！我真要哭了呀！

一陣馬蹄聲，忽然掠空而過，接着，室外馬路上日本的憲兵警察，和示威遊行的羣衆衝突起來了！

怒吼聲，憤罵聲，碰擊聲，混和成一片驚人的喧鬧，響徹了雲表。

玉（大驚）嗷！姑媽！你看，兩方面衝突起來了呀！

崔（驚憤）是呀！啊，日本人真該死！真該死！

玉（彷彿突然，看見了什麼可怕的事情發生了樣的）嗷嗷，姑媽媽您看，那個地方好像
像是輝弟！……

玉（留神一看，大驚失色）啊，是他！是他！……

玉（驚急）您看見嗎？他們正在跟幾個憲兵相打呀！……

崔老太太却不敢再看下去了，她頭偏在一邊，嘴唇咬得緊緊的，身上有點兒微微發
抖！

玉（忽然一聲驚叫）哎呀，輝弟被那幾個憲兵抓住了！啊，姑媽！這怎麼辦呢？這怎
麼麼辦呢？

崔（想了想，想，忽很堅毅地）啊！甜玉我們還有什麼想頭呢！（欲行）走吧！——走
吧！

玉（顛倒地）好！姑媽媽我也跟你一道走！

她們兩人拆轉身便奔向門邊去了。

室外，一片驚人的喧鬧，宛如萬馬奔騰一般，響徹了雲表。

第四幕

人：

霍老太太

霍橫輝

李蘭秀

金南鎮

尹重道

法能

安大嫂

趙三嫂

李思邦

池上三郎

獄囚甲，乙，丙，丁……

日兵甲乙丙丁

植
花
之
園

時：

一九一九年，三月初，離第三幕一個禮拜之後。

景：

京城西大門監獄內。

右邊是一排女獄室的頭一間，室門偏在左方，有鉄鎖鎖着，門上有小窗可外望。

左邊是由獄內教誨堂改成的臨時獄室——被日人命名爲「代用二」——的右側的一角，地下鋪着地舖，中間放着一隻粗木小長棹，棹上擱着聖經佛經等等宗教的書籍，後面偏左有一大鉄門，門是可以推拉的，上面鎖着，門外有兩個持槍的日兵看守。

中間有路，左可通教誨堂，右可通女獄室，後邊和左右兩側都聳立着一排排的堅石的獄壁，遠處，密密的釘着鐵刺的高大圍牆，也隱然可見。

是一個愁雲慘淡風雨淒淒的將近中午的時間。

從女獄室裏，傳過來一陣又一陣「落花岩」的歌聲，這淒涼哀怨的歌聲，似乎把每個獄中人的心弦都撥動了！

臨時獄室內。

聽着歌聲的獄囚們，有的坐着，有的立着，有的呆呆的靠着，有的慢慢的走着，有的喪氣垂頭，有的昂然仰視；老和尚法能盤坐着，默唸着經；老牧師尹重道仰着頭，

像作着「天問」；崔樵輝倚着鐵窗，似在苦思着誰樣的，臂上受了傷。肘頸之間吊着一條帶子的青年李思邦，很不安的在室中走來走去。他們每一個人的臉上，都帶着一種憂鬱沉痛的表情，好像大家的心裏，都深深的隱藏得有一種劇烈的悲憤！

女獄室裏歌聲漸止了，樵輝和思邦領着韻，便和許多囚犯們唱起「阿里郎」來。這歌聲傳到了各間獄室，接着監獄中的女囚犯們便都跟着一齊合唱了起來。

這一片動人的歌聲，却把看守監獄的日兵們驚動了，有幾個日兵便一齊喝了上來。

日兵們：（揮着皮鞭，齊聲大罵）不准亂吼！

歌聲剎然中止，獄中頓時便如死一般的沉靜！

日兵們在獄室外巡視了一會走了。

輝：（憤然）王八蛋！歌都不准我們唱！

尹：（憤嘆）唉，樵輝！你氣有什麼用呢！還是快去跟那邊的難友商量商量我們今晚上的事情罷。

輝：好！（他向右邊走過去了）

囚甲：（挨近李，問）嚶，思邦！你是昨天才抓進來的，外邊的情形究竟怎麼樣了？

李思邦：你問的是那一方面？

囚甲：你可知道我們那三十三個民族代表的下落？

李 有人說全抓來關起了，又有人說當場就打死幾個！他們究竟是死是活，我也不大清楚。

囚甲 (憤嘆) 唉！(再問) 各地方的情形呢？

李 (忽很興奮) 哦，那可好極了！從三月一日那天起，一直到現在，從清潭到木浦，從平壤到釜山，從光州到仁川，從鎮海津到新義州，從咸鏡北道到慶尙南道，從全羅南道到平安北道，從鄉邸到城市，從城市到鄉邸，從東南西北到南北東西，可以說到處都在燃燒，到處都在奮起，到處都在遊行示威，到處也都在跟日本鬼子衝突！

囚甲 (痛快地) 好！好極了！這就是我們韓國人的精神！

李 (難過地) 可你也別要忘記，我們却到處都有人被補，到處都有人挨打，而且到處也都有人遭槍殺呀！

囚甲 你可聽說我們究竟犧牲了多少人？

李 (憤憤然) 死的就有好幾千，被捕的聽說可就有四萬以上，現在到處的監牢都關得滿滿的，你就拿我們這西大門監獄來說吧，那邊的幼年監已經早改成了「代用」，就連這座教誨堂，平常是那些無恥的和尙們用來威化囚犯的，現在可都改成了「代用」，(望了一下法能) (小聲地) 反轉來關起我們這位大法師來了！

法能 (聽到了，一下睜開眼睛) 唔，思邦！你說話可得說清楚一點，到這兒來教誨人

的，可是那些日本的佛門叛徒，我們韓國的和尚，却絕不會去替我們的敵人來感化自己的戰士的！你要知道：我們雖然都出家了，可我們却並沒有「出國」呀！

李（肅然起敬）啊，法師！真對不起得很！我說的自然是那些無恥的傢伙，像你這樣大慈大悲大仁大勇的大法師，和你門下那些沒有忘記祖國的僧人們，我却只有尊敬，只有佩服！（這時權輝很緊張的却從鐵門邊奔過來了。）

輝（對衆囚低聲地）南鎮就要來了，你們的東西呢？

衆囚（齊聲地）在這兒。

輝 快點給我！

衆囚都忙從身上取出寫好的小紙條，交給權輝。

尹（急問，指着左手邊）那裏的人怎麼樣？是不是全都同意？

輝 當然同意，剛才我都跟他們談過了，却沒有一個人不贊成！

尹（點頭）唔，好，好，好！

李 啊，南鎮這個計劃真太好了，這樣伙的辦法真多！

輝（讚佩）當然，要是他辦法少，日本人那天抓着他的時候，可早就把他的本來面目

看出來！那還會把他當成是一個無業遊民來辦呢！

李（佩服之至）行！這傢伙真行！就可惜我總學不會他！

尹 可他也很夠辛苦啊！

一個日兵走到鐵門邊，厲聲大叫：——提法能和尙！聽到沒有？法能！
獄中小小的起了一陣波動，有人在那邊叫：「法能！法能！」

輝 (走近) 法師！要提審你了！

法 (立起) 好罷！我到要去看看那些惡魔，究竟怎麼樣審判我！

輝 噯，法師！我這裏有兩封信是給中蘇兩國使節的，報告我們這次苦鬥的經過的。隨
你一定設法寄出去！

法 (忙將信收好) 好，我有辦法寄！(對衆) 請大家安心！菩薩保佑你們。

門外鐵鎖門開，法能從容鎮定的走出去了！

接着兩個日兵押着挑着兩挑囚飯的金南鎮和獄囚丁却走了進來。

輝 (低聲地) 南鎮來了，回頭大家得幫幫我。

衆囚 (點頭) 好。

南鎮担着囚飯走過來了。

衆囚一齊走了過去，將他圍着。

南鎮從飯籠中拿出飯團，一一的送給衆囚，他低着頭，目光很機靈的在不住的與
而掃視。

輝 (非常緊張，低着頭，低聲地) 早上拿去的「習告文」，可都送到嗎？

金 (低聲地) 都送到了，就還差女號子裏沒有送去。

輝 (連忙將小紙條遞給南鎖) 來！

日兵甲 突然走了過來。

南鎖却從容而又機靈的將那疊小紙條放進了袋裏。

日兵甲 (怒目地) 不准說話！(渾身上下搜視了一下金，命令地) 你快點走開！

金 (點頭不語)……

日兵甲 望了一望，又折身走開了。

輝 (忽急問) 你昨天早上說，蘭秀跟我媽媽關在一起，你晚上送飯的時候，可去看過？

楚了沒有？她們的身體怎麼樣？可都好？

金 (光點頭，不說話)……

輝 (追問，焦急) 蘭秀是不是跟我媽媽關在一起，我問你究竟看清楚了沒有？

金 (還是只點頭，不說話)……

輝 (再追問憂慮地) 她們的身體呢？究竟好不好？

金 (不快，嚴肅地) 不要多說話！她們都好，你還是多想想今天晚上的鬥爭罷！

南鎖收拾好飯籬，又被那兩個日兵押着，走出鉄門去了。

衆囚拿着飯團，紛紛走開。

輝（對尹，愁苦地）唉，神父！真沒有想到，我媽媽也被捕了！你瞧，外邊的雨多大，風多冷啊！像她老人家那樣衰老了的身體，怎麼受得了呢！萬一病倒在這監牢裏，那可怎麼辦哪！

尹（慰之）你放心吧，植輝！像你母親那樣有善心的人，我想，我們那至高無上的上帝，一定會保佑她的。

輝 可我還是很擔心得很呀！（想了一想，忽然很沉落地）唉，想起來，叫人真痛恨！誰想得到那些惡魔，捕了我，我媽媽又跟着把蘭秀捕了呢！

尹（關心的問）哦，蘭秀是誰呀？

輝（難受地）就是我用兩天跟你說的，是我那個女朋友呀！

尹 怎麼？她也被捕了？

輝 唔！

尹（一嘆）唉！

輝（思念，在痛苦中半自語地）啊，怎麼她也會被捕呢？真沒有想到，她剛從那黑暗家庭的牢獄裏逃了出來，却又被人抓進了這一座真正的牢獄！像她那樣憂愁夠了的身體，怎麼還受得起這種地獄生活的熬煎呢！也許她已經病了罷？……也許她更加瘦了

罷？……也許她就在骨瘦如柴的病中，也許還在苦苦的思念着我呢？啊，蘭秀！你被人關在什麼地方？什麼地方？我真想看看你——看看你呀！

女獄室中；

安大嫂和趙三嫂一個坐在床頭，一個靠着獄壁，一個在悄聲憤罵，一個却又在嘆氣垂頭，兩個人都彷彿是遭受了一場「不白之冤」的樣子。

經歷了許許多多的困苦與磨難的崔老太太似乎性情都有些變了，她的臉上失去了從前那種憂愁，她的神色也不像從前那樣焦急，在她的眼裏却再也看不出感傷地表情，冷然的却只顯露出一種刻骨不忘的仇恨。

李蘭秀却跟崔老太太有些兩樣，她很感傷，很憂愁，很焦慮，也很激動，她很不安穩的，在室中走來走去，她的心裏似乎正充滿了無窮的悲憤和酸楚。

秀（望了望窗外的風雨，憂愁地）啊，伯母，您瞧外邊那樣的風雨，那樣悶的天氣，橫輝——他，他不知怎麼樣了？不是聽說他還在馬路上挨過毒打，在拘留所裏受過酷刑嗎？在這樣冷冰冰、苦淒淒的牢獄裏沒有醫藥，沒有看護，就讓他一個人躺在地上下呼號，靠着牆壁呻吟，那他怎麼能夠活得了呢！

崔（心疼地）是呀！恐怕他，他已經……（連忙壓着自己的痛苦反而來安慰蘭秀）啊，蘭秀！你看，我想到什麼地方去了呢！橫輝的身體很棒，這點點苦頭，我想他吃得

了的。你還是少想念他一點罷！

秀（癡癡地）我們不想念他，伯母！恐怕他却正在想念我們呢！現刻，也許他正在想念呢，也許他却又在想念我，一定的，我想，一定的，他一定在想念您，也一定在想念我。（指着窗外）他也許就關在那邊，也許就關在這邊，要是沒有這幾堵牆，也許我們叫都叫得應他，看都看得見他呀！可是，啊，可是我們却怎麼能夠看得見他，叫得應他呢！

崔（恨恨地）這兒可是監獄呀！蘭秀！

秀（憤恨地）是的，這兒是監獄！日本人在我們的國土裏，到處都建築的有監獄！這裏有，那裏有，城裏有，鄉裏有，到處都有，到處都有啊！就連我的家裏，又怎麼不是一座監獄呢！我們從小到老，從生到死，却到處都碰到監獄，監獄，監獄，啊，伯母！我們祖國的苦難，怎麼會有這樣的深重啊！

崔（堅定地）唔，苦就苦罷！我想總有一天，我們會苦出頭來的！

秀 唉！（半響的沉默）

崔（忽然想起）哎，蘭秀！你說你看見昨天晚上來送飯的那個人，很有點像南鎮，你真看清楚了沒有？

秀 還沒有十分看清楚呢！（指着門上小窗）就在這兒，我看見他這樣死死的瞧了我們

一眼，我連忙追過去看他，他却折轉身就走了！

崔 我想，不會是他罷，要真是他，日本人怎麼會讓他來挑牢飯呢！

秀 是的，我也這樣想，萬一真要是他，可多好呀！那就連韻玉的消息，我們也許都可以從他口裏得到，啊，伯母我真想念韻玉呢！

崔 （着急）唉，我又怎麼不想念她呢！你不知道韻玉雖然是我的兒媳婦，可真比我自己親生女兒還要好啦！可憐，那天人多，她走在我的身後，擠來擠去的就不曉得把她擠到什麼地方去了！要是她也被捕了，可不知道又關到什麼地方去了啦！

秀 我想她一定沒有被捕，要是被捕了，總會多少有點消息的。

崔 （擔憂）她就沒有被捕，家裏却只剩下她一個人了，可也夠她苦啊！說不定你爸爸還會趁着這個機會來搶買我們的房產呢！

秀 （難過）唉，伯母！您就別提我爸爸了罷！一提起他幹的那些事情來，我又要傷心了！

安大嫂忽傷心的在後邊哭泣起來了。

趙 （勸慰）哎呀！大嫂子你別傷心！別傷心！此處的事情已經碰到了，又有什麼辦法忙！

崔老太太和蘭秀瞧見，連近奔進安大嫂的面前。

安 (哭訴) 你叫我怎麼不傷心啦！你想想看，立春了這樣久了，我家裏的田還沒有掘，地還沒有挖，就連蠶子也都還沒有養呀，我家裏吃飯人多，出力人少，嗷嗷待哺的小孩子一大堆，叫我老板一個人怎麼忙得過來呢？我要再不回家，今年會有什麼租谷來交給總督府呀，租谷交不出，我們還活得成麼？(又哭了) 啊……

崔 (忙勸) 大嫂！你想開一點罷！身體哭壞了，還是自己吃虧呢！

安 (泣訴) 啊，老太太！你不曉得，我來的時候，我老板本來不願意我來的！我沒有聽他的，偏要硬着來，我心想：從鄉下到城裏，來回也不過一天路，太王死得那樣慘，我來送送葬哭哭他，會有什麼緊要呢！那曉得日本人不准我們在皇宮面前哭，又還要我們抓到監獄裏來吃官司，竟又說我們是受了什麼亂黨的指使呢！你想這還有王法麼！(又哭) 這還有王法麼！

崔 (再勸) 日本人那會跟我們講什麼王法不王法呀！大嫂！你光哭有什麼用處呢！你光哭也哭夠了，氣也氣夠了，就有眼淚，我也甯肯朝肚裏吞！

(再勸) 真的，大嫂子！我們倒霉已經倒盡了！你光哭又有什麼用處呢！
安 大嫂的泣聲漸止。

送省飯的人的脚步聲，忽從室外傳了進來。

關秀聞聲，奔至門前小窗口去看了看，又奔崔老太太面前。

秀 (忽很驚喜地) 啊，伯母！是他！真是他！

崔 (也很驚喜) 真是南鎮？

秀 是，是南鎮！我看得很清楚。

崔 (高興之至) 啊，讓我也去看看。

崔老太太也奔到小窗前，蘭秀也隨在她的身後，走了過去。

南鎮走至門口，將飯團從窗口送進。

秀 (又驚喜又緊張) 真是你啊！南鎮！

南鎮却點頭不語。

崔 (急問) 你可看見權輝？

金 (又點頭) ……

崔 他好不好？

金 (點頭) ……

崔 他沒有受傷？

金 (搖頭不語) ……

崔 沒有受刑？

金 (搖搖頭) ……

崔 沒有生病？

金 (又搖搖頭)……

崔 他可知道我們也在這兒？

金 (點頭不語)……

秀 (忽然插問)他可想念我們嗎？

金 (臉上露出一痕微笑連忙點頭)……

秀 他住在那個號子？

金 (用手指了一指教海堂)……

崔 哦！這樣近！

秀 你可知道韻玉的消息？

金 (搖頭不語)……

崔 她沒有被捕？

金 (又搖一搖頭)……

日兵甲奔進女獄室門外。

日兵甲 (叱斥)，不准說話！快點站開！

金 (忽然憤聲地)伯母！當心這飯呀！

南鎮折轉身，收拾起東西挑着就走了。

秀（高興）！伯母，您聽清楚了嗎？權輝就在這邊，就在這邊，這多麼近啊！要不是這塊牆壁，真是叫都叫得應呀！

崔（心裏似乎很輕鬆）唔，我聽清楚了！我聽清楚了！可憐！我們天天都在念，天天都在想，誰知他就在我們這旁邊呢！

安大嫂和趙三嫂在吃着飯。

秀 伯母您也吃一點罷！

崔（拿起飯團來）南鎮叫我當心呢！這飯真硬得很！

秀 您多少總吃一點啦！

崔好，不管牠。（一口咬去微覺有異，忙看）噫，這是什麼呀？（從飯團裏抓出一個紙團來，吃驚地）哦，這是什麼東西？

秀（驚異）我來看！

秀細心的將小紙團打開。

安（同聲讓）是什麼東西呀！怎麼飯裏會有這樣的玩意兒？

秀（細看，驚喜）這是一張秘密的通告，上邊還附有幾句「誓告文」（唸唸了）一句「今天晚上六點鐘，獄中電燈一亮……」（連忙停住，奔進崔前，一下抱着她，狂奮

地)啊，伯母！這是多麼周密的一個計劃啊！
安：趙：(莫名其妙，同聲驚問)那上面究竟說的是什麼呀？

(暗轉)

西大門監獄內的每一條路口，每間獄室都突然增加了日兵的崗位，一個個如臨大敵似的，都很留神的在把獄中的犯人監視着。

是當天下午正六點鐘的時候。

監獄內的電燈一齊亮了！

獄中的空氣頓時緊張了起來。

臨時獄室內，全體囚犯，都很莊嚴很肅穆的，一齊在尹重道牧師的領導下，正在做着禱告并在默默的唸着手中的「誓告文」。

女獄室內：李蘭秀，安大嫂，趙三嫂也跟着崔老太太，很虔誠，很莊嚴的做着天道教式的「心告」——口中喃喃的在默唸着咒語。

這樣一來，可把監獄內的日本兵驚動了！他們狂吹着警笛，驚慌的在向四處急走！

在警笛聲裏，日軍小隊長池上三郎，帶着許多日兵很驚慌的奔出來了！

池上三郎（咆哮地）快把探照燈打開！我倒要看看這些傢伙，究竟要幹些什麼！

頓時，幾道強烈的探照燈光，忽然橫掃了過來，一下就把兩邊的獄室，都照成了白晝！

強烈的燈光，却射不亂男女獄室中的囚犯，他們還是依然很莊肅的在做着禱告，唸着咒語，一個個都像在用鉄一般的鎮定，來表示他們心中的憤恨！

過了一會，禱告和心告都完畢了，男女獄室中的囚犯們忽然把囚衣脫下來丟擲在地。上，在尹重道和崔老太太的帶領下，宛如上陣一般一齊走近獄門邊去了。

池上（大驚失色，狂怒地）快跟我瞞準！

日兵們一下便把槍端了起來，惡狠狠的齊向兩邊的獄室門口瞞準！

獄室中的空氣，頓時便緊張到了極點！

臨時獄室內：

尹（面對日兵）快把你們的槍放下來！一點鐘前，我們給你們的通告上說得很明白：我們不是囚犯，你們無權關我們，替我們，快點把這鐵門打開！

池上（大怒）胡說！

輝（挺身而出，面對日兵，狂憤地）你才胡說，告訴你：我們不是囚犯！我們是韓國真正的主人，日本人沒有權利判決我們，我們要出去！

衆囚（應聲狂吼）快點把這鐵門打開！我們不是囚犯，我們要出去！你們聽倒沒有？

快點開門！開門！開門呀！……

池上（怒指權輝，咆哮地）把那個小子，給我抓出來活活的打死！

宛如一陣怒濤似的，女獄室內的犯人們也在同時狂呼起來了。

崔（面對日兵憤吼地）快點開門！快點開門！你們有什麼權利來關我們？你們說！你們究竟是些什麼東西？

呀！

秀（狂憤地）快點把門給我們打開！我們不是囚犯，你們聽倒沒有，我們不是囚犯

呀！

安趙（同聲地）快點開門啊！快點開！快點開！

池上（怒氣沖沖的奔近女獄室門外，指着門內，大聲叫罵）不准亂吼，你們這些東西

也不想活了麼！

崔（毫不胆怯，狂怒地）好！你們要開槍就開吧！我要強迫這老命跟你們拚了！（不

停的掀捶着獄門）跟你們拚了！

探照燈仍在不停的掃射着。

憤吼聲和掀捶聲像狂濤樣的，從各間獄室中激蕩了起來，彷彿整個的監獄都快要震

這一憤怒的狂潮，看看就要衝破了！

池上（一呼，暴怒，轉對日兵，命令地）你們聽清楚我的命令！不管是誰，只要是衝
到這門來的，就全給我開槍打死！

幕急落

總
和
名
冊

三三

櫻
花
之
歌

第五幕

人

崔老太太

崔權輝

崔權光

朴韻玉

李蘭秀

金南鏡

時

一九二二年，三月下旬。

景

西大門監獄附近的一間破舊的茅屋內。

蓮花之歌



這間粗陋的茅屋，便是出獄後的崔老太太的新居，四壁的糊裱是舊的，屋中擺設的衣櫃，鏡檯，矮桌，花蒲團等等也是舊的。總之屋裏邊的一切陳設都很陳舊而簡單，較之從前，簡直大有雲泥天壤之別。靠左有一門，經過內室，可通郊野，靠右有一門，穿過廊簷，可通大路，後面是一排木窗，窗外遠處隱隱約約的，可以看見高高的聳立着的西大門監獄。

是一個有朦朧月色的深夜。

離開一九一九年的三月一日已經整整的有三年的時光了。

經過了這三年來，無窮無盡的苦難的磨折，崔老太太的髮已全白，背亦彎了！

韻玉也比從前憔悴得多，她的神色更憂鬱，身材更清瘦了，她受了這一長期的孤寂生活的熬煎，青春的活力，似乎也已經都逝去了一半了！

肺部和神經都被電刑燒壞了的權輝，氣息奄奄的，不僅已經成了殘廢，而且就連生命，彷彿也都快要完結了！

權輝閉着眼睛半躺半坐的靠在地鋪上邊的一層厚被上，崔老太太站在他的身旁看護他，窗外忽然吹進來一陣晚風，她感到了春寒，打了一個冷噤，連忙走過去將一床毯子加到他的身上去。

崔 啊，這屋子到處都通風，真冷啦！

玉（感嘆）是呀，時間過得真快，我們可也快要在這冷屋子裏住滿三年了呢！

崔（似有所感）唔，是的，真快三年了！

玉（看了一下權輝，忽然連想起來）讓我算算看：輝弟是十天前才出來的，他可在那監牢裏一共住了多久？（默算着）三月一號，三月十四號……

崔（接過去）我早就算過了，整整的三年零兩個禮拜呀！

玉是的，整整的三年零兩個禮拜！（憤憤地）唉，想起來我真恨透了，前年慫恿人家跟蘭秀一塊兒出獄的時候爲什麼日本人不把他也一齊釋放出來呢！

崔（憤恨）哼，你真想得好，要不是你輝弟已經病成了這個樣子，恐怕再過三年他們還不肯放他呢！

玉爲什麼他們要這樣殘酷的對付他？

崔（切齒地）他們恨透了他們！我記得好像告訴過你，那回我們在監牢裏鬧事，日本人便一口咬定說甚麼騷亂起來幹的，所以到了第二天早上便把電刑來上他！（心裏有點發抖，疼愛地）你想，電刑是多麼殘酷的一種刑法！後來我聽說：才剛一上到他的身上，頓時他就昏死過去了呀！

玉（驚）啊！天呀！那多痛苦啊！……嘖嘖！

崔（忍着眼淚）痛苦還在後面呢！韻玉你想，一個人在受了殘酷的電刑以後，肺燒壞

了！神經也燒壞了！却還要被關進一間冷森森陰慘慘的單身房裏，一年又一年的吃不到藥，得不到透氣，接近不到一個親人，像那樣的日子，那怕你就是一條鐵漢也會被弄成半死的，何況他——你輝弟，（說不下去了）啊！……

一陣風來，崔老太太又打了一個寒噤。

玉（拿了條圍巾來披在崔的身上）姑媽！你冷吧，來，披一披！

崔不，我不冷。

玉還是披着的好呀。（向四圍望了一望）啊，這間茅屋實在太冷了，真可惜我們從前那座大房子呢！

崔就別去提他了罷！

玉（難過）說起來，也怪我這個人太沒有本領！那年，要是您不被捕，李永壽怎麼把那房子搶買到手呢！現在那兒真的修好幾層樓的東洋百貨公司來了，我每回走過看到，總氣得我渾身是火！

崔（淡然）你氣什麼啦，你沒有想想：我們韓國的地方，還有多少是我們韓國人自己的呢！像我們這種人，連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了，你還說房子！

玉不過，這兒您跟輝弟總不好再住下去了，您要知道，那年我搬到這裏來，完全是爲了這地方離監獄很近，我好常常來看你們，現在您跟輝弟都出來了，我們還住在這

兒幹什麼呢！

崔 (毫不動搖) 不，韻玉！我可很喜歡這間破屋子，我却還想在這裏住下去啦！

玉 (不解) 那爲什麼呢？

崔 (解釋，慈祥地) 你要知道，我們雖然出了獄，我們可有許許多多的朋友却還沒有出獄呀！

玉 我們頂好的朋友是南鎮，南鎮不是還先比您幾個月就出來了麼！

崔 (搖頭) 唔，不對！除了南鎮，我們的朋友還多呢！你沒有坐過監牢，你還不大懂得一個失掉了自由的人，是怎樣在渴望着常常能夠見到他的親友，(追述，感慨地) 從前我們在裏面，當我們每次先曉得那天要來看我們的時候，我跟蘭秀一大清早起來，就靠着窗口望呀望，一直望到你來了，蘭秀却常像小孩子樣的，靠在我的身上緊緊的挨着我，那才真是說不出來的歡喜啊！

玉 (自慰) 姑媽！我也會給你們帶來這麼大的快樂麼！

崔 (感恩地) 當然囉，我總記得，你每回給我們帶來的東西，不管牠是什麼，我們吃着，用着，總覺得都是甜的香的美的好的，是這世界上再也找尋不出來的！啊，韻玉！要是沒有你這樣勤懇的照料着我們，像那樣長的痛苦的日子，我們們怎麼能夠活得下去呢！

玉（自謙地）姑媽！我倒覺得真沒有把你們服侍好嘍！

崔（感激而又感動地）快別這麼說，韻玉！這多年來，你姑媽要是沒有你在身邊，恐怕也就早都倒下去了！

玉（親熱地）啊，姑媽！

崔（慈愛地）所以我常常都忘記不了我們獄中那些英雄，那些可歌可泣的志士。你還知道，他們許多人可都沒有一個親人在這裏的呀！

玉（同情地）啊，那多寂寞！多痛苦！

崔（毅然）我昨天已經跟南鎮商量過了，我決定留在這兒照料他們。我年老了，別的事情不能替祖國幹，像這樣的事情，我總還可以做一做的，所以我決心留在這兒去做那些年青人的媽媽，做那些年老者的姊姊，你想這是多麼有意思的事啊，韻玉！從前我只懂得疼愛我的兒子們，現在我可要用我疼愛他們的那顆心，去疼愛那些受苦受難的韓國人呀！

玉（崇敬）啊，姑媽！您多慈祥，多仁愛啊！

（躬着的權輝，微微的動了一動，忽然呻吟了起來。）

崔老太太跟韻玉連忙走近他的面前去。

崔（擔憂地）權輝！你怎樣了？

玉 (也擔憂地) 好點了嗎？輝弟！

輝 (搖頭，聲音微弱地) 媽！我……我想蘭秀，……想哥哥呀！我想看看他們！(痛苦無力地) 快，……快給我找他們來罷！……唉！……

崔 (勸慰又疼愛又痛苦地) 你安靜點罷，權輝！南鎮已經替你寫信到光州去了，我想蘭秀總會來的。

輝 (目光轉視玉) 嫂嫂！哥哥呢？

玉 (一陣心酸，差點落下淚來) 你哥哥麼？……(頓了一下，好不容易才進出一句話來) 我也寫信去了呀！

輝 (疑慮地) 他能來麼？

玉 (痛苦) 也許能來的。

輝 (感傷) 唉，快四年不見了，我真想他呀！唉……我怕……我真怕……我看不到他了！……

玉 (心都碎了) 輝弟！你放心，你會好起來的。

崔 (忍着眼淚) 你別亂想啊，權輝！

輝 (傷痛無力地) 媽！我……我……我氣都提不起來了呀！……唉！

崔 你靜一靜罷！

輝 (閉上眼睛) 唉，媽！……

玉 你靜一靜就好了，輝弟！

權 你靜靜地睡一會兒，睡一會兒。

權輝似乎漸漸的睡下去了。

崔老太太和韻玉離開了權輝的身邊。

玉 (擔憂地) 唉，姑媽！我看權輝的病沉重得很呀！怎麼辦呢？

崔 不，不要緊。

玉 (心痛) 我看輝弟實在太痛苦了，從前那樣生龍活虎的一個人，現在却弄成了這個樣子！(淚落) 啊，姑媽！我的心真痛得很！

崔 (壓抑着內心的慘痛) 韻玉！難道你姑媽會不心痛麼！(撫着玉) 啊，我的好妹子！快把眼淚朝肚裏吞下去罷！哭是沒有什麼用處的！我們應該想法子來報仇呀！在沉痛中半刻的沉默。

金南鎮却高高興興的從外邊走進來了。他跟從前沒有什麼大的不同，三年來的苦難的折磨，雖然使他的臉上略帶了一點風塵之色，但他的精神還是那樣的煥發，態度也還是那樣的鎮定，似乎他對於韓國的獨立運動是越來越有把握，越來越樂觀的樣子。

玉 啊，南鎮！我們正在想你來呢！

金（微笑）我今晚是給你們帶好消息來的！

玉可有什麼好消息？

金（高興）簡直是大大的好消息！

崔是哪方面的好消息呀？

金啊，老太太，各方面都有！

崔啊，那就請你快點說罷！

金好，好，好，（看了看權輝）他今天怎麼樣，好點了罷？

輝（別人還沒有答覆，他却睜開了眼，顫聲的叫了）南鎮！

金（聽問）啊權輝！你好了點罷！（微笑着走去輕輕的扶了權輝一下）好，你快起來

聽我給你報告好消息呀！

崔，玉將權輝扶起來了一點。

輝（無力地）我，我正要聽呢！

金（興奮地）第一個好消息，是在我們國外成立的大韓國臨時政府，最近已經得到了

中國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革命政府的承認，不久就要在上海召開國民代表大會了！

我們立刻就要派代表前去參加！

崔（傾聽）哦，中國的革命政府已經都承認我們的臨時政府了！（笑着）這，這，這

真是駭等的好消息哩。還有呢？

金（還是很興奮）第二個好消息，是我們最近在國內已經組織成了許多大團體，譬如：青年，就有青年的總同盟；婦女，就有婦女的總同盟；其他，工人也有，農人也有，商人也有；從今以後，我們再不像一盤散沙，敵人也就休想再來把我們各個擊破了！

崔（點頭微笑）唔，就要這樣才好，就要這樣才好！這幾年來，我就擔心你們像一顆一顆的小豆兒樣的，一點也都捏不緊啦！

金（放心吧！伯母！現在我們可已經鍛煉成了一大塊鋼鐵，却再也不會像從前那樣的了。

崔（滿意）哦，你也覺得你們從前的幹法太幼稚？

金（當然，您想，從前我們那種幹法怎麼不幼稚呢，可是現在那可就不同了啦。

崔（是的，現在可真跟從前不同了。

玉（耐不住了）南鎮，你可還有什麼好消息？

金（笑了一笑）有，當然還有，不過，韻玉！你可得請客呀！

玉（奇怪）哦！

金（對輝）權輝！你的病也會好去一半了呢！（又轉對崔）老太太！恐怕你老人家的

頭髮也都會黑轉來呢！

崔 (逼問) 攪了半天，究竟是怎麼樣的好消息呢？

金 (笑着) 權輝！來！我告訴你。(跟輝耳語)

輝 (雖很驚喜，但却不大表示得出來) 啊，是真的麼？

金 真的，當然真的！(又轉對玉) 韻玉！你來！讓我也來告訴你！(又對玉耳語)

玉 (聽後，半信半疑地) 南鎮，你沒有同我開玩笑吧？

金 我是從來不跟人開玩笑的，這多年來，你看，我對你們說過假話沒有！

玉 (忽然，奔近崔，狂喜地) 啊，姑媽！

崔 (對金追問) 你究竟跟他們說了些什麼呀？

輝 媽！蘭秀今晚上要來呢！

玉 (笑着，同時地) 姑媽！權光今晚上也耍回來呀！

崔 (一驚，差點就跌了) 啊！可是真的？南鎮！

金 怎麼不真呢！(從身上取出電報) 你瞧吧！這是蘭秀從光州回我的電報，我是下午才接到的，恐怕這班晚車她已經到了呢！至於權光，啊老太太！真對不起得很，他本來是前兩天就到了的，我們因為日本人還在四處捉拿他，怕萬一出什麼毛病，所以才讓他今天晚上回來！

崔（大喜）對，對，對，你想得周到，你想得周到！不過南鎮，樞光本來在國外幹得好好的，爲什麼這回又突然回來了呢？

金 是我們國外的同志派他祕密的回來跟我們商量事情的啦，這兩天所有的事情都商量好了，所以也就讓他回家來看看你們了。

崔（高興）好！他回來得真好！（忽然想起）啊，南鎮！你有點餓了吧，我真該找點什麼點心給你吃呀！（東張西望）你吃點水菓好不好？

金（笑着）不，老太太！我還要跑好幾個地方呢！（轉對玉）韻玉！我明天再來喝你的喜酒吧！（走近輝）你好好的養養，我可要先走了！

南鎮笑着匆匆的就走了。

這破舊的茅屋裏，宛如突然起了一陣春風，却把這一家人的愁苦都吹散了。

崔老太太跟韻玉都高興得不得了，她們在屋子裏東摸摸西弄弄的，倒反而像有點手足失措。

樞輝呢！似乎大大的打了一針興奮劑一樣，精神也微微的提起來了，他動了幾下，好像是要坐得再高一點。

崔（對玉歡歡喜喜地）我們得快點收拾收拾，準備準備啦！（走了幾步東望望西望望地）哎呀，怎麼我心裏反而亂起來了啊！

玉 (也一樣) 是呀，姑媽！我的心也跳得很呢！

崔老太太立着想了一想，忽然走到內室裏去了。

輝 (忽呼) 嫂嫂，你來！

玉 (連忙走過去) 輝弟！你可要什麼？

輝 我要再靠起來一點。

玉 請玉將橫輝稍微扶起了一點。

輝 (臉上浮着一痕微笑) 我要梳頭。

玉 好！(笑着，忙又將梳子鏡子拿了過來) 讓我來幫你梳。

玉 請玉輕輕地跟橫輝梳着，橫輝呢，似乎病已經輕多了，他對着鏡子，時而整整衣，時而拂拂袖，時而摸摸面部，時而又伸伸手肘，彷彿他失去了的青春活力，又重來到他心裏的樣子。

輝 (對鏡，忽然感嘆地) 唉，真病得不像人樣了！一會兒，要是蘭秀跟哥哥看到，真要叫他們傷心啊！

玉 (停梳，望着鏡子，摸着清瘦的面龐，也很感嘆地) 一會兒，要是你哥哥看到我，那才真會要叫他傷心呢！……唉！

輝 (柔聲地) 不會的，嫂嫂！你還年輕呢，你！啊，你也快去打扮打扮罷！

玉 (冷然一笑) 打扮！啊，從你哥哥去了以後，整整的四個年頭，我可就跟着那梳妝檯上的脂粉斷了因緣了呀！

輝 (無力的笑了一笑) 可是，今天……

玉 (歡笑) 啊，是的，是的，你是說今天跟從前可有點兒不同了，是不是？(稍停，忽然) 好，那我就聽你的罷！

一轉身就奔到梳妝台前去了。

這時崔老太太却抱了一大包衣物顛顛巍巍的從內室中笑着走出來了。

玉 (怪問) 姑媽！你抱的是些什麼呀？

崔 (一件件的點着興高采烈地) 咯，這是權光的襖帽！這是他的睡衣！這是他的便服，這，這兒還有他的一雙長襪子呢！(又笑着) 啊，權光回來了，我可要讓他在這裏舒舒服服的，快快樂樂的睡一晚上呀！(忽然質問) 怎麼？你們笑什麼？我不該這樣？

玉 (欣快，差點就笑出聲來) 您該！您該！誰說您不該呀！啊，姑媽！你真懂得怎麼樣去愛你的兒子啊！

大家都笑了。

過了一會，外邊忽然傳過來一陣急促的脚步聲，接着有人在叩門。

玉 (驚喜) 啊，來了，來了，怕是蘭秀罷？

崔 (也現驚喜) 也許是權光呢？

開門 (因在門邊的却是金南鎮)。

玉 (有點意外) 啊，南鎮，又是你啊！

崔 可還有什麼事嗎？

金 (緊張，小聲地) 啊，老太太！外邊的情形嚴重得很，敵人到處都密佈得有暗探，

一會兒要是權光回來了，你們可千萬要當心點呀！

說罷，南鎮又折身就走了。

玉 (驚憂) 唉呀，姑媽！這可怎麼辦呢？回頭權光回來了，萬……

崔 不會的，你別怕！

玉 我的心跳得很呀！

崔 你鎮靜一點！——鎮靜一點！

這時門外忽又傳來一陣腳步聲。

玉 (驚) 姑媽！你聽！這聲音！

崔老太太凝神傾聽。

玉 (驚疑) 該不會是暗探來了罷？

脚步聲愈近，一會，輕輕的推門而入的，却不是別人，才是他們渴望着的李蘭秀。樸素而又健康的李蘭秀，提着一口旅途用的小箱，帶着驚喜也帶着焦愁的走進室中來了。

崔，玉，輝（一見是她，齊聲驚呼）啊，蘭秀！

秀（放下小箱，先奔近崔玉，緊緊的挨近她們，高興地）伯母！韻玉！你們都好嗎？

（然後走到權輝面前，悲喜交集）啊，權輝！

輝（也悲喜交集地）蘭秀！

兩個人互視着，默默無言的，眼淚差點就落下來了！

崔對玉望了一望，示意她走，玉明白了，也就跟崔悄悄的折轉身走到內室裏去了。

秀（非常關切地）你的病怎麼樣了？權輝！

輝（搖搖頭，不想多說）不大好。

秀（再問）你覺得那些地方不舒服？

輝（怕說自己的病）我常常頭昏，眼黑，失掉知覺；不過，（想掩蓋）不要緊，我想，我一定會慢慢的好起來的！昨天醫生還這樣的告訴我呢！

秀（安慰他）是的，我看你也不要緊。

輝（苦笑）你瞧！我的臉色還不很難看吧？

秀 (只好順着他說) 好，並不難看。

耀 沒有大的病容？

秀 (勉強地) 沒有。

耀 蘭秀！你沒有看到我以前，恐怕很替我擔心吧？

秀 自然囉，自從前禮拜從南鎮的信裏，得到你病重出獄的消息以後，我真恨不得立刻就飛到你的面前來呀！

耀 (關心地) 你在那邊的工作情形怎麼樣？

秀 (高興地) 你，我在光州很好，我一方面在青年會辦婦女夜校，一方面又在女子青年同盟做點事情。從早到晚，我都很忙呢！

耀 (聽得高興) 可惜我不能幫你的啦！(忽然想起) 你爸爸？……

秀 從我出獄以後，我早就跟我家斷絕關係了！(欣快地) 現在，可以說，我真的得到了自由了啦！

耀 (感傷) 唉，你得到自由了，可是，我呢！……

秀 (難過) 你的病不是慢慢的就可以好起來的麼？啊，耀！我這顆心可始終都還是放在你的身上的呀！

耀 唉！

秀 (懇摯地) 從我到光州以後，這兩年來，我可常常都在想：要是你不被捕，現在我們不已經可以常住在一塊兒了麼？啊，你想想看：要是我們常在一塊兒，你在工作，我也在工作，你在讀書，我也在讀書，你跟人討論問題，我也得跟人討論問題，你到青年中去，我也到婦女中去，你幹你的，我也幹我的，你幫助我，我也幫助你，(興奮) 馮，權輝！那該是多麼美滿，多麼幸福的生活啊！

輝 (痛苦) 蘭秀！恐怕那也只是一個美好的夢罷！

秀 (寬慰) 不，權輝！那不是一個夢，只要你的病一好，那不就可以立刻實現的麼！

輝 (焦灼) 可是，我可要什麼時候才好得了呢？：：唉！

秀 (竭力慰安) 我想，你慢慢就會好的，我們大家都渴望着你快點好呀！你想，只要你一好，我們可以過得多美滿，多幸福啊！

輝 (越聽越痛苦，聲音有點發抖) 啊，蘭秀！：我：我：我怕我會使你傷心呢！

秀 (壓着內心的傷痛) 不，權輝！你別這樣想，你一定就會好起來的，你還是好好的養你的病罷！

輝 (氣微喘，臉色漸變) 蘭秀！你再別要離開我了！

秀 (有點驚異，但仍竭力慰安他) 我不會離開你的，權輝，我這回來，就是來看護你的病的呀！你放心，我可以照料你的醫藥，可以服侍你的穿吃，你煩悶了，我還可以

以給你唱歌，給你讀報，給你念小說呢！

秀 (臉已大變，傷心地) 謝謝你！蘭秀！可惜已經來不及了！告訴你罷，我的病是越

病不能好起來的！

秀 (非常痛苦) 不，權輝！你千萬別這樣想！

輝 (掙扎着，切齒憤恨地) 你不知道，蘭秀！敵人的電刑可已經燒毀了我的神經，燒爛了我的精神！我，我，我只是在這兒，一天又一天的挨日子，我那兒還會好起來呀！……

秀 (見輝神色大變，震嚇地) 啊，權輝！(連忙驚呼) 韻玉！韻玉！伯母！伯母！

輝 (慘痛地) 啊，我的頭昏了，我的眼睛發黑了，(氣喘)：哎呀！蘭秀！你快來扶着我！(蘭秀忙去挨着他，緊緊的握着他的手) 你別怕！你快來挨着我呀！只要我在我的身邊；我就可以活；；我就可以活！爲着你，爲着媽媽，也爲着我的祖國；我一定要活下去；我也一定會活下去的；；啊，我還這樣年輕！；我一點也沒有活夠呀！……

權輝突然失了知覺，一下就昏過去了。

秀 (大驚) 權輝！權輝！權輝！

崔 (奔近，大嚇驚呼) 樞輝！樞輝！樞輝！

秀 (焦急，惶然失措) 啊，伯母！這可怎麼辦呢？大家都很驚慌。

崔 (嚇得發抖，但仍勉作鎮定) 不要緊的，不要緊的，你們別怕！等我去煨藥。

秀 (萬分驚急) 讓我也陪你去！

崔 (邊去邊說) 好，韻玉你就看着你樞弟罷。

崔老太太，面秀驚急的走到內室去了。

韻玉一見樞輝的生命，就像快要絕滅了的樣子，一陣心酸，眼淚差點兒就要流出來了。

玉 (怪叫，扭憂地) 輝弟！輝弟！你心裏明白嗎？你還認得我麼！

樞輝彷彿很昏迷。他氣喘得很厲害。

玉 (忽然說起話來) 哥哥……哥哥……啊你……你……哥哥呀！

樞輝很痛苦的死了！

玉 (放聲一哭) 輝弟……啊，天哪！(韻玉流着淚，立身起來，想去叫崔老太太和蘭秀

。這時，外邊忽然響進來一陣急促的叩門聲。)

韻玉疑心是樞光來了，她連忙將毯子拖上一點，把樞輝的臉部蓋去了一半，她措了一

揩眼淚，忙又奔去開右門，門一開，果然程光一下就奔進來了。

四年不見，程光已經多少有點蒼老了，他穿着一身樸素的衣服走進來，韻玉還沒有十分的瞧清楚他，他却很驚急的先就對她說起話來了！

光 (很驚急) 快熄燈！好像有日本的暗探釘着我！

韻玉只好把燈熄了！然而窗外的月光却射進了室中來。

程光和韻玉都默默無言的在傾聽着外邊的動靜。

夜已經很深了，外邊却只有蛙聲，只有蟲鳴，聽不出有什麼別的響動。

在朦朧的月光下，兩個人相互的凝視了一會，忽然——

光 (一下抱着韻玉，悲喜交集地) 啊，韻玉！

(心酸，淚落) 程光……我，我想念得你多苦啊！

(感傷地) 我還不是跟你一樣，啊，韻玉！我真對不起你呀！

(在月光中凝視着他的面影憐愛地) 你可瘦得多了！

(愴然) 是嗎？唉，像我們那樣的生活，怎麼會不瘦啦！

玉 (憐愛地) 這四年，你可真太苦了！

光 苦，我們雖然很苦，但我們却苦得很痛快，你們在家裏，那才是真正的苦哪！

玉 (滿腔的苦楚，却一點也說不出來，終於只好付之一嘆) 唉，我們的苦處，不知該從

什麼地方對你說起啦！

光 (感動地又緊緊的抱着她) 啊，甜玉！

玉 (也緊緊的抱着他) 權光！(眼裏又流出了一行清淚。)

在悲喜交集中，片刻的沉默。

光 (忽問) 噫，媽媽呢？

玉 到裏邊跟輝弟煨藥去了。

光 輝弟呢？

玉 (這可叫她難於答復了) 輝弟麼？(忍着眼淚) 他……他……可睡着了呀！

光 (擔憂地) 他的病怎麼樣了？

玉 (祇好扯謊) 病麼？……(小聲地) 啊，好得多了！

光 他就睡在那兒的麼？(忽然走了過去，讓我去看他！) (叫他，親熱地) 輝弟！

玉 (驚極) 你走得輕一點點他好容易才睡着呢！你千萬不要叫醒他！

光 (遠遠的看了一眼) 哎呀！整整地四個年頭，我沒有見着過他了呀！還是叫醒他！

讓我先跟他談談罷！

玉 (連忙阻之) 回頭再叫他罷！還是讓他多睡一會兒的好！

光 (想去拍醒他) 不，我心急得很，還是讓我叫醒他，讓我叫醒他！(叫) 權光！

權輝！權輝！

玉（忙又阻之）哎呀！你把他吵醒了怎麼辦呢，快站過來點。

光（難過）啊韻玉！你還是讓我先跟他談談罷，那怕是談幾句也好！談幾句也好！

玉（佯嘆）你急什麼呢，權光！他好幾晚上沒有睡着過了呀！

光（看着權輝，熱愛地）那麼你就讓我多看看他！（望了好一會，然後他才說）啊！他真睡得多熟啊！

玉（這才放下了心，把他拉開）你還是過來點罷，當心吵醒他！

這時，崔老太太却從內室中慌慌忙忙的走出來了。

崔（詫異）怎麼燈就熄了呀？

光（奔至崔前）媽！我來了啦！

崔（又悲又喜）權光！你媽總算又看見你真的回來了！

光（痛苦）媽！我能夠回來，我總會回來的啊！

崔（轉向玉）韻玉！快把燈弄亮，我要好好的看看權光！

光（忙勸阻）媽！剛才好像有暗探釘着我，還是不要開的好！

崔（驚憤）啊，暗探！又是暗探！那你就走過來點罷！我可要多看看你呀！

光（挨近）媽！

崔 (在朦朧的月影中老眼昏昏的看了一會，又疼愛的去撫摸他的身背) 唉，橫光！
太辛苦了！

光 (連忙請安) 不，媽！我的精神却好得很！

崔 (你只要精神好，那我就放心了！(忽然想起) 啊，你知道嗎？你輝弟的病！

玉 (馬上接了過去) 姑媽我已經告訴了橫光。說輝弟的病這幾天來可好得多了呀！

崔 (心裏明白) 哦，你已經這樣告訴他了嗎？……唔，那就好！那就好！

光 (還是關心地) 輝弟的病要緊不要緊？

崔 (只好跟着韻玉說假) 不要緊！不要緊！不過，怕也一時不會好就是了。

光 (難過) 唉！

崔 (望着先前自己拿出來的衣服) 啊，橫光！你還是快把衣服換一換罷，換了好仔細一點！

玉 (忙去取衣) 是啦，姑媽早就給你準備好的了。

光 (痛苦) 不，我不換！

玉 (驚異) 噫，爲什麼不！

光 (支吾) 我身上這衣服，穿起也很舒服。

玉 (溫柔地) 還是換了罷。

光 不，換來換去的太麻煩了！

崔 光！你還是快換了罷，你也應該舒舒服服的在家裏鬆一口氣了！

光 （痛苦不堪）啊，媽！

崔 玉 （不解同聲地）你怎麼啦？

光 （頗費力氣）我，我，我要走！

崔 （意外的吃驚）你要走？

玉 （大詫）你又要走？

崔 （急問）你又要到什麼地方？

光 我就要到中國去！

玉 你去幹嘛？

光 我要去參加我們臨時政府召開的代表大會！

玉 （非常傷痛）啊，光！我們整整的分別了四個年頭，怎麼你剛一回來可就又要走了呢？

光 （也很難受）啊，玉！我實在太對你不起了！

玉 那你決定什麼時候動身？

光 明天一早。

崔 哦，明天一早！

玉 那你今天晚上？……

光 可就要離開呀！

崔 爲什麼不可以在家裏住一夜？

光 （非常痛苦）啊，媽！我怎麼不想住，可是，我是被敵人通緝了的；這一次，我好不容易才祕密的回到了國內，又容易偷偷的到家裏來看到了你們；可是，聽說敵人這幾天已經知道了我回國的消息，所以現在到處都佈置滿了密探，到處都懸得有重賞，想用盡一切方法來捉拿我，啊，媽！我怎麼好在家住啦！

玉 （無限痛楚）唉，權光！……

崔 （長嘆）唉！

悲苦中片刻的沉默。

鷄鳴，天將破曉了！

光 （苦痛地）媽！天都快亮了，我得要走了！

玉 （淒戀地）權光！

光 （也淒戀地）韻玉！

遠遠傳過來一陣緩慢而沉重的警察的脚步聲，接着一隊巡邏的馬蹄聲，又急急忽速

的響過來了。

他們聽到，都大吃一驚。

玉（驚訝）啊，媽！您聽這聲音。

腳步聲和馬蹄聲漸漸的消逝了。這時——

崔（忍着老淚）權光！那你就趕快走吧！

光 好，媽！

崔（忽間）哦，問問你，四年前當你離家的時候，我送你那小包泥土呢？怕已經掉了吧？

光 在戰場上掉了！

崔（又從衣櫃中取出一小包來異常痛苦地）來！這一小塊泥土，也是我跟韻玉好久以前就從外邊那根槿花樹下取來的，啊權光！別忘記：這塊泥土雖小，可包含得你的家園，你的故國，你的媽媽和你的妻子的一顆心啊！

光（敬領，感動地）啊，媽媽下次有機會我再來看你老人家罷！

崔（忍着痛走）好，我望着你，韻玉也會跟我一樣的望着你，（激勵地）不過你下次再來看我的時候，我希望我們的祖國已經光復，你回來以後可也不會再離開我們的了！

光 那一定的，我下次來再也不會離開你們的了！

崔 啊，天真快亮了呢！你快去罷！快去罷！

光 (依戀地) 韻玉！

玉 (淒戀地) 權光！

光 (痛苦的望一望權輝) 韻玉！就請你多多的照料我輝弟，好好的服侍我的媽媽罷！

玉 (淚落) 好！

權光折轉身走出去了。

蘭秀却端着藥走了出來。

秀 (怕急地) 啊，伯母！藥已經好了！

崔 (對玉) 韻玉！快拿去給你的輝吃罷！

玉 (放聲大哭) 啊！姑媽！輝弟可再也不會醒轉來吃藥了呀！

玉 (震嚇，同聲驚問) 什麼？

秀 (奔至權輝前，放聲大哭) 啊，權輝！

崔 (失聲慟哭) 啊，天哪！

——幕落。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二月初版

黃河
文叢

花
權

著
作

主

發
行

發

印
製

經
售

各
大

局

× 版權所
翻印必究 ×

中央圖書雜誌審查證惠印別字第一四號



.63
-44